通義堂文集

儀徵劉毓崧著
吳興劉承幹校

周官周禮異名考

漢書藝文志禮類有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顏注云即今之周官禮也隋書經籍志載馬鄭等人之注沈重等人之疏皆冠以周官禮孫略之駁難陳劭之異同評亦冠以周官禮蓋隋以前儒者援引此書雖多言周禮不過隨俗從省之詞至於著作標題則未有不言周官者至唐賈氏作正義始定爲周禮而後人沿之殊不知

周禮本羣經之通名周官乃其一耳左氏昭二年傳云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鄭賈皆以爲文下之象辭周公所作杜注云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疏云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制之此周易春秋可稱周禮之證文十八年傳云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掩賊爲藏竊賄爲盜盜器爲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爲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杜注云誓命以下皆九刑之書疏云謂制禮之時有此語爲此誓耳在後作九刑者記其誓命之言

此周書可稱周禮之證文二年傳云是以魯頌曰春秋
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
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
其姊親而先姑也此周詩可稱周禮之證刻儀禮亦周
公所制是周禮之名尤當分屬諸儀禮豈周官所得而
獨擅者哉若夫書之周官眞古文久逸今所傳者乃僞
古文東漢時尚未出也鄭大夫父子以此六篇當之其
說早爲康成所駁賈氏引鄭元序云按尚書盤庚康誥
說命泰誓之屬今多者不過三千言
又書之所作據時事爲辭君臣相詰命之語周禮
乃六篇文異數萬終始辭句非書之類難以屬之無庸
復贅一詞矣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上篇

禮記郊特牲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鄭康成據此謂天子諸侯大夫昏禮與士昏禮不同左氏宣五年正義云儀禮昏禮者士之禮也其禮無反馬故何休據之作膏肓以難左氏鄭元箴之曰冠義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則昏禮者天子諸侯大夫皆異也今按郊特牲上文有冠義之語正義云以儀禮有士冠禮正篇此說其義故云冠義據此則郊特牲本引古冠義之文故鄭君言冠義不言郊特牲也賈服釋左氏隱八年傳鄭公子忽逆婦嬀先配而後祖以爲禮齊而未配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左氏隱八年傳云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正義引賈注云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禮

記曾子問正義云若舅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爲配匹乃見祖廟後儒多不謂然以爲別無可證今按先廟見後成昏之禮見於列女傳者其著於宋恭伯姬列女貞順傳云宋恭伯姬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命於伯姬春秋於成公九年特書伯姬歸於宋季孫行父如宋致女三傳之舊注皆主此義春秋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禮記曾子問正義引服注云謂成昏公羊傳云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何注云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成婦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徐疏云重得父母之命乃行婦道故曰所以彰其潔也其女當夫非禮不動光照九族父母得安故曰榮之穀梁

傳云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楊疏引徐邈注云宋公不親迎故伯姬未順為夫婦故父母使卿致伯姬使成夫婦之禮以其責小禮違大節故傳曰不與內稱謂不稱夫人而稱女今按列女傳云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此徐說所本蓋子政治春秋本穀梁家也故其下文云還復公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云云與左傳合又云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與公羊傳合是此事本兼采三傳也顧氏廣圻列女傳考證云不肯聽命不見三傳蓋采他書也此未考服注何注徐注而止據杜注范注耳

次之者則有齊孝孟姬

列女貞順傳云齊孝孟姬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壹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乃修禮親迎於華氏之室遂納於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婦之道

其事雖未載於春秋然所述送女之誡詞與穀梁桓三年傳略同是必穀梁家相傳古義而子政采之也

列女貞順傳云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母醮房之中結其衿縭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宮事父誡之東

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諸母誡之兩階之閒曰敬之敬之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愆爾之衿䊕父母之言謂何穀梁桓三年傳云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今按說苑修文篇述諸侯親迎之禮云夫人受琮取一兩屨以屨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拜辭父於堂拜諸母於大門列女傳與說苑並出子政之手所述送女誡詞蓋穀梁家之緒論也 以左傳考之

魯僖公十八年齊孝公即位二十七年齊孝公薨 左氏僖十八年傳云夏五月宋敗齊師於甗立孝公而還二十七年傳云夏齊孝公薨 孝公旣即位乃立孟姬爲夫人核其時代在鄭婦嬀之後宋伯姬之前伯姬所配者宋公孟姬所配者齊侯其位皆諸侯夫人而所行如此則賈服所謂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

信有徵矣鄭婦嬀所配者公子忽其位在諸侯夫人之下卿大夫內子命婦之上而所行若彼則鍼子所譏先配後祖者非無説矣春秋文公四年夏逆婦姜於齊穀梁傳以爲責其成禮於齊范甯范邵復申明其説謂譏公而兼貶夫人穀梁傳云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其不言氏何也夫人與有貶也范甯注訓非爲責又引其從弟邵云夫人能以禮自防則夫婦之禮不成於齊故譏公而夫人與焉夫不待反魯廟見而遽在齊成昏較諸公子忽反鄭成昏更爲非禮不特與宋伯姬相反抑且與齊孟姬迥殊宜其爲譏禮者所責也然則觀於春秋褒伯姬穀梁貶婦姜左傳譏鄭嬀列女傳嘉孟姬可知大夫以

上之昏禮不同於士之昏禮固確然有憑矣左氏隱[illegible]年正義云按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今按賈服所言者大夫以上之昏禮非士之昏禮也正義所言殊嫌詞費若夫尚書言禹娶塗山辛壬癸甲據鄭康成注登用之年始娶於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治水則是娶後始受治水之命安見其非先廟見後成昏乎尚書正義云娶於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今按禹本崇伯之子其娶塗山氏當至崇國行廟見之禮斷非就妻家成昏若後世贅壻之事正義之說是也呂氏春秋音初篇云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此旣娶以後禹往治水塗山氏歸甯母家之事耳吳越春秋卷四云禹三十未娶行到塗山禹因娶塗山謂之女嬌此因呂氏春秋之語從而附會其說非實事也卽如某氏傳以爲已嘗治水輟事成昏某氏傳云辛日娶妻至於甲日復往治水正義云孔

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今按禮記曲禮云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昏者期不使當洪水時以治水爲急故特改新昏不使之條而謹守君言不宿之戒鄭注以爲既成昏始受命其說是也公羊哀三年傳云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當治水時以王事爲急故既娶猶過門不入豈未娶而輟事成昏某氏傳以爲先治水後成昏其說非也今姑就傳說言之

亦不過出自一時權宜其不俟廟見而成昏正猶舜之不告父母而先娶所謂非常之事不可以常禮論也何得執此而謂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哉左氏隱八年正義云禹娶塗山四日卽行去而有啟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今按正義不知賈說合於古禮又不知某氏傳所言禹事係變禮而非常禮惟知曲徇杜注而反謂賈說爲謬不亦傎乎

至於諸家釋先配後祖

者鄭仲師以祖爲祭饌鄭康成以祖爲祓道杜元凱以祖爲出告祖廟其說均有未安杜注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衆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云鄭衆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按昏禮婦既入門卽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元以祖爲祓道之祭也先爲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按傳既言入於鄭乃云先配而後祖甯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沈氏欽韓幼學堂文稿先配而後祖解云若杜預之說乃似是而非者也貴爲國君世子且爲有禮之莊公乃不如楚之公子圍乎且鍼子已在鄭必灼然於耳目者乃蹉咨於誣祖耳胡爲追按前此之過舉成事後之清議若先未告廟左氏豈不能出一語貶絕而待鍼子之定論也沈氏欽韓以祖爲反告祖廟雖較他說爲長沈氏左傳補注云聘禮大夫之出既釋幣於禰其反也復告至於禰忽受君父醮子之命於廟以逆其婦反而不告至是

爲墮成命而誣其祖又先配而後祖解云蓋禮有制幣之奉春秋有告至之文彼受命出疆循必告必面之義況昏禮之大者乎然則子忽之失失在不先告至將傳宗廟之重於嫡而惜跬步之勞於祖已卽安伉儷焉是爲誣其祖也

然逆婦不反告祖廟其過較輕成昏不先見祖廟其過較重鍼子不應捨其所重而譏其所輕沈氏旣述反國告至之儀而兼及廟見成婦之禮沈氏左傳補注云逕安配匹始行廟見之禮又先配而後祖解云鍼子曰不爲夫婦是則孔子未成婦之義也仍不越賈服範圍之外特於大夫以上之昏禮未經詳核故爲此游疑兩可之言耳沈氏先配而後祖解云不知賈所謂三月之內將築別宮而居之抑衽奧而不說纓也若謂大夫以上與士異經典無文以明之今按禮記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卿大夫本有別宮可知天子諸侯之多別宮更不待言何必以更築別宮爲問又何必以衽奧不說纓爲疑至於大夫以上

昏禮與士昏禮異其說見於春秋三傳亦不得以爲經
典無文沈氏左傳補注引玉篇集韻之俔女以解春秋
三傳之致女是據俗禮以改古注爽列女傳所言不符其說未可從也

俞氏燮力持祖道之說委曲附會以求通俞氏癸巳類稿先配後祖義云計忽在陳三日則配已三日矣辛亥日行乃祖祭陳鍼子不忠君命不樂此行言忽不當成昏於陳當以親迎日卽行若辭譬之以祖道神爲誣其祖者春秋時占驗家多附會展轉生義昭公七年傳衛靈公名元孔烝鉏筮得屯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昭十一年傳葬齊歸公不慼晉史趙曰必爲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陳鍼子說祖史朝說元史趙說歸不爲典要一也今按占驗可以斷章取義典禮不可以斷章取義俞氏此說可謂甚難而實非矣且自來釋左傳者於鍼子均無貶詞而俞氏獨以爲不忠君命未免好爲異論其說雖墨守康成然康成注禮記坊記即引伯姬歸宋季孫致女以證恐事之違婦不親夫是先廟見後成昏之禮鄭君固嘗援據

之矣禮記坊記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鄭注以
云父戒女曰夙夜無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
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於宋
夏五月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
有違而致之也今按說文云親至也鄭注以不親親釋
不至蓋親可訓至至亦可訓親所謂不親夫者即列女
傳所謂伯姬不肯聽命是鄭君之意因以致女爲成昏
矣其兼言孝舅姑者蓋以善事夫者必能孝於舅姑故
連類及之耳要之坊記言恐事之違鄭注言恐其有違
猶孟子言無違夫子皆以事夫之禮爲主與士
昏禮言夙夜無違命無違宮事其義一而已矣其以祖

爲祖道乃駁五經異義之詞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駁異義云昏禮之暮枕席相連

是其當夕成昏也今按五經異義此條原文雖無可考
然駁異義主當夕成昏之說則異義必主先廟見後成
昏之說蓋許君受業賈侍中異義多從其說也禮記曾
子問正義云熊氏云如鄭義則從天子以下至於士皆
當夕成昏舅姑沒者三月廟見故成九年季文子如宋
致女鄭云致之使孝非是始致於夫婦也又隱八年鄭

公子忽先配而後祖鄭以祖爲祖道之祭應先爲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爲配合而後乃爲祖道之祭先較左傳正義所引鄭說互有詳略疑皆駁異義之語蓋異義謂三月成昏故以祖爲廟見致女爲成昏此從賈注而拔此證也駁異義謂當夕成昏故以祖爲祖道致女爲教孝此不從賈注而斥此證也合禮記左傳而疏所引鄭說與詩疏所引鄭說參互考之可見駁異義之大指矣近之人輯錄駁異義者但采詩疏所引不采禮記左傳兩疏所引蓋因其未標駁異義之名也然致女成昏之禮三傳舊說彼此相同鄭君箴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三書皆不應牽涉及此若謂非駁異義之語則將以爲何書之語耶特無明文爲證止可附錄於後耳

與禮注迺殊係早年未定之論當以禮注爲正也

禮記王制正義引駁異義云周禮所謂皆征之者使爲胥徒給公家之事如今之正衛耳陳氏壽祺異義疏證云先鄭注周禮云征之之者給公上事也此許君所據及鄭君引今之正衛之征制是也然鄭君周禮太宰九賦注云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遂師之職

亦云以時徵其財征皆謂此賦也則周禮注不以征爲胥徒與駁異義自異也據此足駁異義在前注禮在後故鄭司農之說駁異義從之而周禮注不從之也然則駁異義作於早年其中固有未定之論矣況服子慎左傳注多與鄭君不謀而同鄭君因已所注者未成遂出稿以相贈世說新語卷三文學門云鄭元欲注春秋傳尚未成時行與服子慎遇宿客舍先未相識服在外車上與人說已注傳意元聽之良久多與已同元就車與語曰吾久欲注尚未了聽君向言多與吾同今當盡以所注與君遂爲服氏注安知其注先配後祖不亦如坊記注改從賈注而與服注適相合歟試思三國時陸公紀之女鬱生貞節與齊孟姬宋伯姬相埒姚德祐上表於吳主稱其侍廟三月婦禮未卒三國志陸績傳注云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之節年始十

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卒則是先廟見後成昏漢以後尚有行之者矣豈可不加斝究而輕議古禮也哉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中篇

古人昏禮士以下無致女之儀而大夫以上有之其事書於春秋其辭載於曲禮曲禮云納女於天子曰備百姓於國君曰備酒漿於大夫曰備埽灑鄭注云納女猶致女也此其辭也正義云唯及大夫不及士者士卑故也成九年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此云納女故云納女猶致女也今按納女之辭天子諸侯大夫皆有之而士庶人無之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三月廟見然後成昏士庶人則當夕成昏故有致女不致女之殊非第以位尊位卑之別也故士以下無反馬之法而大夫以上有之其事見於左傳春秋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左傳云卿自逆也冬來反馬也杜注云禮送女留其送馬

兼不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正義引何休左氏膏肓言禮無反馬之法又引鄭元箴膏肓云主人乘墨車從車二乘婦車亦如之此婦車出於夫家則士妻始嫁乘夫家之車也詩鵲巢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將之將送也國君之禮夫人始嫁自乘其家之車也則天子諸侯女嫁留其乘車可知也高固大夫也來反馬則大夫亦留其車也禮雖散亡以詩之義論之大夫以上其嫁皆有留車反馬之禮

其象著於易爻

歸妹六三爻辭云反歸以娣虞注云震為反反馬歸也三失位四反得正張氏惠言虞氏易禮云反馬者震為馬故以四之三為女家之馬二之四反之也

致女者婦家之禮不親迎則必致女親迎則不致女

曲禮鄭注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遣人致之正義云壻不親迎則女之家三月廟見使人致之以成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時宋公不親迎故魯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也

反馬者夫家之禮不親迎固當反馬親迎亦當反馬

杜預宣五年左傳注云高固遂與叔姬俱甯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正義云是說禮有反馬之法唯高固不

宜親行耳士昏禮又稱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於妻之父母此高固親迎則不須更見故譏其親反馬也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致女之禮或不盡行而反馬之禮未有不行蓋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行然後成昏成昏然後反馬左氏宣五年傳正義引箴膏肓云高固以秋九月來逆叔姬冬來反馬則婦入三月祭行乃反馬禮也今按士昏禮記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鄭說本此又考左傳上文云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杜注云留公強成昏據此是結昏之時本不以禮則成昏之期未必如禮其先廟見後成昏與先成昏後廟見均未可知而三月祭行然後反馬則大夫以上之昏禮本若是矣縱使成昏之期已改而反馬之禮猶存譬諸告朔之典已虛而餼羊之事猶在何可藉是以推明古制考證舊章也

故無論舅姑在否皆有反馬之儀左氏宣五年傳正義云曾子問篇端稱孔子曰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鄭元云謂舅姑沒者也是舅姑沒者以三月而祭因

以三月爲反馬之節舅姑存者亦當以三月反馬也反馬與留車相對爲文鄭康成箴膏肓云留車妻之道也反馬壻之義也左氏宣五年傳正義所引其發明禮意最精誠以留車者備其大歸反馬者示其借老詩召南鵲巢正義云夫人之嫁自乘家車故泉水云還車言邁箋云還車者嫁時乘來今思乘以歸是其義也儀禮士昏禮正義云何彼穠矣篇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言齊侯嫁女以其母王姬始嫁之車遠送之則天子諸侯女嫁留其車可知以此鄭箴膏肓言之則知大夫以上嫁女自以其車送之若然詩注以爲王姬嫁時自乘其車箴膏肓以爲齊侯嫁女乘其母王姬始嫁時車送之不同者彼取三家詩故與毛詩異也左氏宣五年正義云至三月廟見夫婦之情既固則夫家遣使反其所留之馬以示與之偕老不復歸也必俟反馬以後乃爲婦道克成當其反馬以前猶慮夫家見出左氏宣五年傳正義云女既適人當稱夫族叔姬已適高氏而猶言子叔姬者以其新歸於夫

反馬乃成爲婦今始來反馬故以父母之辭言之又云禮送女適於夫氏留其所送之馬謙不敢自安於夫若被出棄則將乘之以歸故留之也

蓋夫婦之禮夫得去婦婦不得去夫白虎通嫁娶篇云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之義也故聘幣既行雖未娶而夫名已定祖廟待見雖已嫁而婦道未成夫名已定則無可更移婦道未成則深慮捐棄先王之制此禮其用意實有數端一則以輔教女之禮也古者女子在父母家皆有姆教禮記內則云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所謂女師傅姆阿保者並嫻習禮儀詩周南葛覃云言告師氏毛傳云師女師也正義云女師者教女之師以婦人爲之南山箋云文姜與姪娣及傅姆同處則傅亦婦人也說文云娶女師也杜林說加教於女也讀若阿段氏玉裁云按列女傳華孟姬楚昭伯嬴傳皆言保阿內則篇喪服經注皆言可者鄭云可者賤於諸母謂傅

姆之屬蓋可者卽阿阿卽嫂也既教於未嫁之先白虎通嫁娶篇云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復教於既嫁之後儀禮士昏禮云姆纚笄宵衣在其右鄭注云姆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詩周南葛覃正義云鄭知女師之母必是無子而出者以女已出嫁母尙隨之又襄三十年公羊傳曰宋災伯姬存焉傅至母未至若非出而不嫁何以得隨女在夫家然而寒素者多斂抑富貴者每驕矜故士以下之女其聞教易於信從大夫以上之女其聞教難於聽受易教者固當致愼難教者尤必求詳是以臨嫁三月教於公宮宗室此士以下所共由也禮記昏義云是以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教於宗室鄭注云謂與天子諸侯同姓者也嫁女者必就尊者教成之教之者女師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正義云天子當言王宮今經云公宮知兼天子者若天子公邑

宮家之宮爾非謂諸侯公宮也詩葛覃箋云公宮宗室於族人皆爲貴正義云此后妃莘國之長女而引族人之事者取彼成文且明諸侯之女嫁前三月亦教之也女子自少及長常皆敎習但嫁前三月特就尊者之宮敎成之耳白虎通嫁娶篇云與君有緦麻之親者敎於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敎於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於婦道者祿之使敎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於宗子之室學事人也

初嫁三月敎以待見祖廟此大夫以上所特異也顏氏家訓敎子篇引俗諺曰敎婦初來蓋古語也三月成婦與三月敎成皆取已滿一時可以有成之義二者正相表裏儀禮士昏禮正義云必三月者三月一時天氣變婦道可以成之故也白虎通嫁娶篇云禮昏經曰敎於公宮三月婦人學一時足以成矣蓋欲使爲女者知姆敎不率則婦禮不成旣預警以待見祖廟之嚴必先循其公宮宗室之訓庶幾將嫁之時

有帝乙歸妹之禮義泰六五爻辭云帝乙歸妹以祉元吉後漢書荀爽傳載其對策引此二語而釋之曰婦人謂嫁曰歸言湯以娶禮歸其妹於諸侯也困學紀聞引京氏易傳云無以天子之尊而乘諸侯無以天子之富而驕諸侯陰之從陽女之順夫本天地之義也往事爾夫必以禮義方嫁之日

有周室王姬之肅雝詩召南何彼穠矣云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序云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鄭箋云言其嫁時王始乘車則已敬和正義云以其尊而適卑恐有傲慢今初乘車時已能敬和則每事皆敬和矣既嫁之初有齊

女莊姜之修整列女傳母儀傳云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始往操行衰惰傳母見其婦道不正諭之曰子之家世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乃作詩砥礪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今按此與詩序閔莊姜無子之說不同蓋本之於三家詩雖不合於左傳然據其

所言足見已嫁者仍當奉教於傅母矣而教女之禮於是乎備矣一則以愼擇婦之禮也古者舅姑爲子擇婦極其愼重將聘必審其家世大戴禮保傅篇云易曰正其本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君子愼始也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昏易之乾巛皆愼始敬終云爾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世有行仁義者如是則子孫慈孝三族輔之今按新書胎敎篇與此略同蓋編禮記者即采自賈子耳其所引易與禮記經解所引略同蓋易之逸文也既娶必察其性情白虎通嫁娶篇云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惟是士以下之擇婦止繫乎閨門故先成昏而後廟見大夫以上之擇婦有關乎家國故先廟見而後成昏禮記昏義云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婦執笲棗栗段脩以見贊醴婦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鄭注云成其爲

婦之禮也贊醴婦當作禮聲之誤也 此士以下之昏禮 昏義下文云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奠酬鄭注云昏禮不言厥明此言之者容大夫以上禮多或異日正義云此即士昏禮也故有特豚饋於舅姑若大夫以上非惟特豚而已雖以士為主亦兼明大夫故有厥明舅姑共饗婦若士婦見舅姑之日即舅姑饗婦故士昏禮舅姑醴婦醴婦既訖則饗之不待厥明也今按以士昏禮考之舅姑卒食之後婦餕其饌婦餕之後賸御餕其饌既已徹饌餕餘若再行饗婦之禮未免重復無義士昏禮之饗婦必在盥饋之次日無疑其不言厥明者從省文耳觀於下文云舅饗送者姑饗婦人送者鄭彼注云凡饗速之賈疏云凡速者皆就館速之既日就館速之則必另是一日不與饗婦同日可知其不言異日者亦省文耳否則成昏之次日婦見舅姑贊醴婦婦盥饋餕餘其儀節甚多若饗婦復於是日饗從者又於是日吾恐禮數則煩煩則怠而日力亦不暇給矣況昏義所言特豚實指士禮鄭注謂容大夫以上乃疑而未定之詞不必泥也 蓋當夕即成昏故次日即成婦也 通典卷九十九載陳仲欣

拜時婦奔喪議云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舅姑
之辭而代中有三日行徵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
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月無可致敬又未烝嘗豈聞今人
以爲非妻乎又記曰婦其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
明婦順設有婚三日而夫有
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
曾子問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鄭注云謂舅姑沒
者也必祭成婦義
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盥饋特豚於室萬氏斯
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卽士昬禮所謂婦入三月然
後祭行也謂祭行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
而祭於禰卽士昏禮所謂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
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
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
此大夫以上之昏禮
曾子問下文云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
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今按所謂女未廟見而死係指
大夫以上旣廟見乃成昏者而言故不稱婦而稱女若
士以下先成昏後廟見者昏之次日見於舅姑卽爲
成婦縱或未廟見而死亦不歸葬於女氏之黨矣
盡

廟見始成昏故三月乃成婦也大夫以上贊醴婦婦盥饋餕餘及舅姑饗婦之禮今無明文可證然禮記昏義謂贊醴婦為成婦禮婦以特豚饋為明婦順舅姑饗婦降自阼階為以著代皆係成婦之禮士以下次日已成婦其禮自當行於廟見之前大夫以上三月乃成婦其禮以當行於廟見之後

其必至三月者欲待經歷一時之久知其情性之賢江氏永禮記訓義擇言云疏謂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乃可以事神亦不然古人之意蓋欲遲之一時觀其婦之性行和於夫宜於室人克成婦道然後可廟見而祭爾大夫則有反馬之禮前此猶留其送馬有出道焉未廟見而死則有殺禮歸葬如下章之云豈止俟天時改哉胡氏承珙求是堂文集駮室女不宜守志議云夫三月廟見然後成婦者先王所以重貴婦順之道何休公羊注云必三月者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此所以絕嫌縱之前成肅雝之德故三月而後致女三月而後反馬皆此意也然後妻可以事夫禮記昏義云婦順者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後當於夫鄭注云室人謂女妐女叔諸婦也當猶稱也

後言稱夫者不順舅姑不和室人雖有善者猶不爲稱夫也

媵可以接君子

虞氏歸妹六三爻注云兌進在四見初進之初在兌後故反歸以娣張氏惠言虞氏易禮云三之四正位則初亦正而應之象女反馬之後進其娣於君子

婦可以奉宗廟

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昏禮記所謂三月然後祭行者歲有四時之祭率三月一舉婦之廟見依於時祭時祭必有主婦薦豆且亞獻有諸婦助祭所取而爲冢婦也舅存則從姑舅沒則姑老而婦即爲主婦所取而爲衆婦也亦必從姑若宗婦故必於時祭之先擇日行之而後可以與於祭

壻可以見外舅姑

儀禮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婚姻請覿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婚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溉於祭祀是以未敢見疏云外亦如三月婦廟見一時天氣變婦道成故見外舅姑又云以其自此以前未廟見未得祭祀故未敢相見也

而擇婦之禮於是乎成矣一則以全出妻之禮也古者夫婦之際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大歸書於春秋而禮

有七出之文用兗維家之紧左氏莊二十七年傳云凡諸侯之女嫁曰歸出曰來歸夫人歸甯曰如某出曰歸於某文十八年傳云夫人姜氏歸於齊大歸也大戴禮本命篇云婦有七去列女賢明傳云且婦人有七見去公羊莊十七年傳注云婦人有七棄白虎通諫諍篇云婦有七出錢氏大昕潛研堂文集禮記答問云此先王所以扶陽抑陰而家道所以不至於窮而乖也夫婦以人合者也可制以去就之義義合則留不合則去故嫁曰歸出亦曰歸自七出之法不行而牝雞之司晨日熾夫之制於婦者隱忍而不能去甚至於破家絕嗣而有司之斷斯獄者猶欲合之此未諭先王制禮之意也顧士以下門楣罕貴出妻者其勢易行大夫以上閥閱多崇出妻者其情難處先王知其然也故易於出者使之先成昏後廟見難於出者使之先廟見後成昏蓋欲未昏時熟議去留則既昏後免貽尤悔其有未成昏而見出者仍得

以處子更適他人則於嚴峻之中仍寓忠厚之意傳所謂棄妻令可嫁者雖指隱其過失而言白虎通諫諍篇云夫妻相爲隱乎傳曰絕交令可友棄妻令可嫁也此爲隱之也然施諸尚未成昏者則彌見其確切觀於歸妹上六爲宗廟之爻其爻辭所云承筐无實刲羊无血卽係未廟見成昏而被出之事故不言夫婦而言士女歸妹上六爻辭云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張氏惠言虞氏易禮云上宗廟爻也此象盥饋非祭禮士以特豚彝菜諸侯之禮其刲羊敝筐所盛則亦菜也言无實无血者謂二五不易位則陰不從陽无以奉宗廟承祭祀故稱女不稱婦明失婦順也今按鄭康成本周易筐作匡儀禮特牲饋食禮疏引鄭注云宗廟之禮主婦奉匡米詩魏風葛屨正義引鄭注云婦入三月而後祭行據此是承筐本指祭禮則刲羊亦指祭禮可知張氏謂此象盥饋猶有未審然其解釋稱女不稱婦之故則探得經義與鄭注三月祭行

之語互相發明荀子非相篇云婦人莫不願得以爲夫處女莫不願得以爲士楊注云士者未娶妻之稱此張說所本

蓋娶妻者本求其助事宗廟禮記祭統云旣內自盡又外求助昏禮是也故國君娶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求助之本也出妻者亦斥其不共粢盛禮記雜記下云妻出夫使人致之曰某不敏不能從而共粢盛使某也敢告於侍者良以妻之事夫義合則爲宗廟主禮記哀公問云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義離則與宗廟絕儀禮喪服傳云出妻之子爲母期絕族無施服賈疏云嫁來承奉宗廟與族相連綴今出則與族絕故云絕族也詩衛風河廣正義云母出與廟絕若被出者不俟廟見成昏則本未主宗廟粢盛何必更言與廟絕乎是以出妻當遠送咏於風詩白虎通嫁娶篇云出婦之義必送之接以賓客之禮君子絕愈於小人之交詩云薄送我畿今按邶風谷風篇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毛

傳云畿門內也鄭箋云邇近也言君子與己訣別不能遠維近耳送我裁於門內無恩之甚據此則出妻本有相送之禮且不當止送於門內矣

出妻必遜詞載於雜記雜記下云諸侯出夫人夫人比至於其國以夫人之禮行至以夫人人使者將命曰寡君不敏不能從而事社稷宗廟使使臣某敢告于執事鄭注云行道以夫人之禮者棄妻致命其家乃義絕正義云禮尚謙退不欲指斥夫人所犯之罪故引過自歸

無論成昏未成昏皆循此禮而未成昏者較諸已成昏者更爲得宜可謂仁義兼全情法兩盡既不至匿瑕含垢亦不至隙末凶終而出妻之禮於是乎定矣要之

士以下無世祿大夫以上有世祿

詩大雅文王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按尚書世選爾勞論語曰繼絕世世謂卿大夫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

無世

祿者居必狹隘卒有異宮儀禮喪服傳云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賈疏云按內則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命之士父子同宮縱同宮亦有隔別亦為四方之宮也有世祿者居必寬宏且多別館春秋莊元年秋築王姬之館公羊傳云主王姬者於路寢則不可小寢則嫌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其道必為之改築者也何注云謂女公子也知當築夫人之下羣公子之上今按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鄭注云女子有宮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春秋傳曰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據此則女子本有異宮卿大夫以上新婦未廟見成昏者無妨居女姑女叔之宮非若王姬下嫁不能居宗國女公子之舍也則不居必更築館矣無異宮者成昏必在當夕有別館者成昏可俟異時且士庶人嫁娶多遲而天子諸侯大夫嫁娶較早禮記昏義正義引五經異義云古春秋左氏說國君十五而生子禮也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庶人禮也許君謹按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尚有兄伯邑考知人君早昏娶范氏穀梁文十二

守傳注云甯謂禮爲夫之姊妹服長殤年十九至十六此又士大夫之禮楊疏云謂喪服所言多陳士大夫之禮猶不待二十明諸侯以上早娶禮在不疑也通典卷五十九男女婚嫁年紀議云三十二十而嫁娶者周官云掌萬民之判即衆庶之禮也服經爲夫姊之長殤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且冠有貴賤之異而婚得無尊卑之殊乎則卿士

嫁娶遲者成昏

大夫之子十五六之後皆可嫁娶矣

於當夕則無遲暮之憂嫁娶早者成昏於異時則無太早之慮此大夫以上之昏禮所以與士昏禮不同

萬氏斯大儀禮商云說者曰古者三十而有室五十服官政乃爲大夫大夫亦不當有昏禮有之備改娶耳愚謂先王之制仕者世祿不世官足卿卿之子孫即食卿之祿大夫之子孫即食大夫之祿既食卿大夫之祿即行卿大夫之禮固不必身爲卿大夫也大夫之有昏禮曷足怪若以爲備改娶不思昏屬嘉禮聖人豈預爲不祥之目哉然則大夫何以無冠禮曰成人之始固不得而假之也

而揆之人情固非窒礙而

難用也後世未昏之婦童養於夫家者士以下頗多而大夫以上甚少與古人留車反馬之禮情事迥殊故有以男女長成室廬湫隘無深宮固門之隔至經年累月之久而遷延未昏者此乃流俗之所行非古禮之所許矣乃議者不責流俗之失而反以古禮爲疑是又烏知禮意也歟

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說下篇

禮記仲尼燕居云不能詩於禮繆鄭注云繆誤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由是言之詩與禮本相貫通明乎詩意者卽知禮意然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其禮仍

當取證於詩矣周南關雎序云后妃之德也今按詩中三言荇菜謂祀宗廟所用之葅其言流之采之芼之謂嬪御助后妃以其祭祀關雎次章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毛傳云荇接余也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鄭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四章云參差荇菜左右采之鄭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五章云參差荇菜左右芼之毛傳云芼擇也鄭箋云言后妃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正義云此經序無言祭事知事宗廟者以言左右流之助后妃求荇菜若非祭菜后不親采采蘩言夫人奉祭明此亦祭也其言琴瑟鐘鼓謂祭宗廟時上下之樂皆作關雎四章云琴瑟友之毛傳云宜以琴瑟友樂之鄭箋云言賢女之助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五章云鐘鼓樂之毛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鄭箋云琴瑟在堂鐘鼓在庭言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

禮也正義云見祭時淑女情志之和而因聽祭樂也樂雖主神因共荇菜歸美淑女耳

其四言窈窕淑女明其行祭之前尚未成昏其特言君子好逑明其行祭之後可以配匹

關雎首章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毛傳云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鄭箋云怨耦曰仇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爲君子和好衆妾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妬謂三夫人以下姚仲虞先生一經盧文弨關雎傳說云疏以傳爲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竊謂傳以淑女指后妃疏說非毛旨也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夫雖言后妃有關雎之德乃宜配君子能事宗廟垂以爲法而列冠篇首爲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者也豈后妃求淑女之謂乎今按爾雅釋詁云仇讎敵妃知儀匹也妃媲也郭注云詩云君子好仇相偶媲也邵氏晉涵正義云大雅文王有聲云作豐伊匹毛傳匹配也詩疏引孫炎云相求之匹也引某氏云詩曰天立厥妃毛詩妃作配傳云配媲也是妃配二字古通用君子好仇周南孔疏云詩仇作逑爾雅多作仇

字異音義同也據郭邵所言推之逑與仇同妃與配同逑仇妃配皆訓爲匹詩言君子好逑故序言宜配君子好逑與宜配其義一也禮記緇衣引詩云君子好仇鄭彼注訓仇爲匹是也詩箋訓仇爲怨非也然則二章四章五章所言窈窕淑女並與君子有敵偶之義　匡衡說鄭以淑女爲衆妾不若毛以淑女爲后妃矣

齊詩關雎君子好仇謂后夫人奉神靈之統能致其貞淑然後可配至尊而爲宗廟主繹其語意蓋言能奉神靈乃能配至尊與毛詩之義相合　漢書匡衡傳云衡上疏曰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今按儒林傳云后蒼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師丹伏理由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是衡所謂聞之

師者卽齊詩之說也由是言之天子之后妃固先行祭後成昏矣召南采蘩序云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鄭箋云奉祭祀者采蘩之事也不失職者夙夜在公也禮記射義云采蘩者樂不失職也鄭注云謂采蘩曰被之僮僮夙夜在公今按詩中兩言采蘩謂祀宗廟所用之菹于采蘩首章云于以采蘩于沼于沚毛傳云蘩皤蒿也于於沼池沚渚也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神饗德與信不求備焉沼沚谿澗之草猶可以薦王后則荇菜也鄭箋云于以猶言往以也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次章云于以采蘩于澗之中毛傳云山夾水曰澗其言公侯之事公侯之宮謂祭祀公侯之宗廟采蘩首章云于以用之公侯之事毛傳云之事祭事也鄭箋云言夫人於君祭祀而薦此豆也正義云序云可以奉祭祀故知祭事祭必於宗廟故下云宮互見其意也次章云于以用之公侯之宮毛傳云宮廟也其言被之僮

僮夙夜在公者謂助祭之始視濯㸑而至廟中采蘩毛傳云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夙早也鄭箋云公事也早夜在事謂視濯溉饎㸑之事正義云諸侯之祭禮亡正以言夙夜是祭前之事案特牲夕陳鼎於門外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即此所云夜也又云夙興主婦親視饎㸑於西堂下即此所云夙也以其夙夜之事同故約之以爲濯溉饎㸑之事也特牲宗人視濯非主婦此引之者諸侯與士不必盡同不約少牢者以少牢先夕無事所以下人君故鄭不約之士妻得與夫人同者士卑不嫌也此諸侯禮故夫人視濯天子則大宗伯視滌濯王后不視矣其言被之祁祁薄言還歸謂助祭之餘釋祭服而反燕寢采蘩三章毛傳云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鄭箋云言我也祭事畢夫人釋祭服而髲髢其威儀祁祁然而安舒無罷倦之失我還歸者自廟反其燕寢正義云以廟寢同宮嫌不得言歸故明之云燕寢夫人常居之處被即周禮之次儀禮之髲髢婦人服之於新嫁之初采蘩三章鄭箋云主婦髲髢正義云此主婦髲

鬄在少牢之經箋云禮記曰者誤也今按儀禮少牢饋食禮云主婦被錫鄭彼注云被錫讀爲髲鬄此周禮所謂次也士昏禮云女次純衣纁袡鄭彼注云次首飾也今時髲也周禮天官追師云掌王后之首服爲副編次追衡笄鄭彼注云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髲髢服之以見王昏禮女次純衣攝盛服耳凡諸侯夫人於其國衣服與王后同合觀三注王后見王服次則夫人見國君亦服次可知士妻初嫁服次則夫人初嫁亦服次可知是故將助祭之時夫人服次以視濯溉方助祭之頃夫人服副以執豆籩采蘩三章正義云知祭畢釋祭服者以其文言被與上同若祭服卽副矣故知祭畢皆釋祭服也至於既離廟中將反燕寢若在平日但服纚笄而玆必服次還歸者以其將成昏禮周禮追師鄭注云王后之燕居亦纚笄總而已賈疏云案士冠禮纚長六尺以韜髮笄者所以安髮總者既繫其本又總其末燕居謂不至王所自在燕寢而居時也此經云副編次以待祭祀賓客明燕居不得著次自然著纚笄詩齊風雞鳴

云東方明矣朝既昌矣毛傳云東方明則夫人纚笄而朝正義云列女傳魯師氏之母齊姜戒其女云平旦纚笄而朝則有君臣之嚴莊二十四年公羊傳何休注其言與列女傳亦同然則古之書傳有言夫人纚笄而朝君者毛當有所依據而言今按夫人每日平旦朝君亦係燕見而非禮見以周禮注疏及毛詩傳疏參互考之后妃燕見於王夫人燕見於君則當服纚笄后妃禮見於王夫人禮見於君則當服次至於成昏尤最重之禮其相見必當服次無疑蓋能奉宗廟之祭斯能稱夫人之職耳由此言之諸侯之夫人亦先行祭後成昏矣草蟲序云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今按詩中言采蕨采薇謂以供宗廟祭祀之鉶羹草蟲次章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毛傳云蕨鼈也正義云蕨鼈釋草文舍人曰蕨一名鼈郭璞云初生無葉可食文選謝靈運酬從弟惠連詩注引毛詩義疏云蕨山菜也三章云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毛傳云薇菜也正義云陸璣云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

之以供宗廟祭祀今按儀禮公食大夫禮記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今鄭注云滑堇荁之屬賈疏云按士虞記云鉶芼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荁鄭注云荁堇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葵冬春用乾荁此經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之物故取士虞記解之云之屬者其中兼有葵也據此是薇可芼鉶羹則蕨亦可芼鉶羹矣齊民要術引陸璣疏云蕨瀹爲茹滑美如葵據此則蕨與葵品味相近葵可滑鉶羹則蕨亦可滑鉶羹矣鄭注以滑爲堇荁之屬蕨與薇皆堇荁之屬也禮記內則以枌榆與堇荁並言足證之屬二字所包者廣矣

其三

言未見君子謂初嫁三月之前尚未成昏慮其被出草蟲

首章云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毛傳云忡忡猶衝衝也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鄭箋云憂不當君子無以寧父母正義云若不當夫氏爲夫所出還來歸宗謂被出也今按次章云未見君子憂心惙惙毛傳云惙惙憂也亦憂其被出歸宗也三章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毛傳云嫁女之家不息火三日思相離也傷悲雖因相離而生然實由於未見君子毛公言婦人雖適人有歸宗之義蓋因雖嫁而尚未成昏故憂其被出耳

其三

言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謂新嫁三月之後既已成禮可不歸宗草蟲首章云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毛傳云止辭也覯遇降下也鄭箋云既覯謂已昏也始者憂於不當今君子待已以禮庶自此可以寧父母故心下也次章云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毛傳云說服也三章云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毛傳云夷平也今按心說心夷與心降相近而與心憂心傷心悲相反因既見君子而成昏則不至於被出歸宗耳蓋采薇采蕨之時猶未行祭見止覯止之際方始成昏是祭之禮行於前昏之禮行於後此卽毛傳所謂卿大夫之妻待禮而行隨從君子亦卽序所謂大夫妻能以禮自防耳鄭箋以未見爲在塗既見爲同牢而食因謂采蕨采薇爲在塗所見箋云未見君子者謂在塗時也既見謂已同牢而食也言我也我采者在塗而見采鼈采者得其所欲得猶已今之行者

欲得禮以自諭也然而采蘩於沼沚采蘋於南澗采藻於行潦皆非在塗所見則采蕨薇於南山亦非在塗所見可知況所謂未見者言未見其接待非未見其容儀誠以親迎已見容儀不待同牢之際成昏乃見接待非指同牢之時草蟲正義云按昏義云壻親受之於父母則在家已見矣今在塗言未見者謂未見君子接待之禮而心憂非謂未見其面目而已今按正義以未見爲未見接待非謂未見面目其說是矣然仍從鄭說以未見爲在塗時旣見爲同牢時其說非也若同牢卽可謂之接待則親迎亦可謂之接待何得謂在塗時未接待乎若謂未見君子指不親迎者而言非指未成昏者而言則凡當夕成昏者縱被出歸宗亦必待至次日斷無初至時卽不同牢之理何必以未同牢爲憂旣同牢遂不

憂乎然則詩言未見君子者卽賈氏左傳注所言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成昏蓋雖同牢而食尚未同室而居此三月之中無事不當相見故必俟采蕨薇以供祭之後始見接待於君子也由此言之卿大夫之內子命婦又先行祭後成昏矣采蘋序云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鄭箋云此言能循法度者今既嫁爲大夫妻能循其爲女之時所學所觀之事以爲法度禮記射義云采蘋者樂循法也鄭注云謂采蘋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循澗以采蘋喻循法度以成君事也今按詩中言采蘋采藻謂將嫁之先祭女所出祖也而既嫁之後祭夫所出祖可循其法度

焉采蘋首章云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毛傳云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鄭箋云此祭女所出祖也法度莫大於四教是又祭以成之故舉以言焉其言盛之筐筥湘之錡釜謂將嫁之先薦鉶羹於女氏之廟也而既嫁之後薦鉶羹於夫家之廟可循其法度焉采蘋次章云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毛傳云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鄭箋云亨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其言奠之宗室尸之季女謂將嫁之先主祭於母家大宗之廟也而既嫁之後助祭於夫族大宗之廟可循其法度焉采蘋三章云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傳云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尸主齊敬季少也此教成主祭之禮牲不用牢而用魚采蘋首章鄭箋云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

成之祭牲用魚芼用蘋藻所以成婦順也正義云成婦順以上皆昏義文今按禮記昏義祭在之上芼用作芼之以鄭注云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耳非正祭也經義述聞云教成祭之當作教成之祭謂三月教成乃祭女所出之祖而告之故曰教成之祭其祭以魚爲俎實蘋藻爲羹菜與正祭之用牲牢者不同召南采蘋箋全用此文而云教成之祭鈔本北堂書鈔禮儀部引昏義亦作教成之祭

奠不在室奧而在牖下

采蘋三章毛傳云大夫士祭於宗室奠於牖下鄭箋云牖下戶牖間之前祭不於室中者凡昏事於女禮設几筵於戶外此其義也與正義云箋知牖下戶牖間之前者以其正祭在奧西南隅不直繼牖言之今此云牖下故爲戶牖間之前戶西牖東去牖近故云牖下又解正祭在室此所以不於室中者以其凡昏事取外成之義今教成之祭於戶外設奠此外成之義昏禮云納采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問名納吉納徵請期告如初昏禮又云主人筵於戶西西上右几是其禮皆戶外設几筵也王肅以爲設之於奧奧即牖下自設云述毛非傳旨也又經典未有以奧爲牖下者矣

羹不使主婦而使季女

采蘋三章毛傳云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鄭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也女將行父禮之之而俟迎者蓋主母薦之無祭事也祭禮主婦設羹教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實男子設之其粢盛蓋以黍稷正義云季以士昏禮云饗婦姑薦鄭注云舅獻爵姑薦醢舅饗婦既姑薦明父禮女母薦之可知故昏禮記父醴女注云蓋母薦焉重昏禮是也少牢無主婦設羹之事此宗子或爲大夫其妻不必設羹要非此祭不得使季女設羹因特牲有主婦設羹之義故以言之知俎實男子設之者以特牲少牢俎皆男子主之故也其粢盛蓋以黍稷耳知者以特牲少牢止用黍稷此不得過也

與成婦助祭之禮不同然而季蘭主祭之日其齊明忠信已昭

采蘋三章毛傳云蘋藻薄物也澗濱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正義云季者少也以將嫁故以少言之未必伯仲處小也襄二十八年左傳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置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隱三年左傳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横

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風有采蘩采蘋
雅有行葦泂酌昭忠信也二者皆取此篇之義以爲說
故傳歷　則新婦助祭之時其柔順潔清必著采蘋首章鄭箋云蘋
言之
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
名以爲戒正義云賓服也欲使婦人柔順服從澡浴也
欲使婦人自潔清左傳曰女贄不過榛栗棗修以告虔
取早起戰栗修治法度虔敬之義也則此亦取名爲戒
明王肅謂此篇所陳皆是大夫妻助夫氏之祭雖但言
矣
爲婦助祭不言爲女主祭於詩中大義得其偏未得其
全而與小序所云能循法度鄭箋所云能循爲女時所
學所觀均不相背蓋大夫之妻雖已嫁而三月之中尚
求成昏故不稱命婦而稱季女足證教成之祭與成婦
之祭實相表裏爲女時學祭禮爲婦時行祭禮先行祭

後成昏耳采蘋小序箋云女子十年不出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正義云從二十而嫁以上皆內則文也禮相助奠者言非直觀薦獻又觀祭祀之相佐助奠設器物也觀之皆爲婦當知之然則采蘋與草蟲相連皆言卿大夫之妻彼此可以互證而草蟲多言成昏以後采蘋止言成昏以前故說者謂當從儀禮齊詩移采蘋於草蟲之上也詩譜正義云儀禮歌召南三篇越草蟲而取采蘋蓋采蘋舊在草蟲之前孔子以後簡札始倒或者草蟲有憂心之言故不用爲常樂耳王氏應麟三家詩考引曹氏詩說云齊詩先采蘋而後草蟲丁儉卿先生詩考補注云考之漢書后蒼作齊詩又傳儀禮十七篇則儀禮之先采蘋或齊詩之學曹氏之說有自來矣若夫采蘋所言教成之祭固專言卿大夫之家然推之天子諸侯其敎女尤當如此則關雎采蘩之義亦不妨

援證於采蘋矣要之蘋蘩蘊藻之爲菜左氏本有明文薇蕨之爲菜亦見於傳注而芼菜之語更顯著於詩詞則諸篇所咏菜名當卽廟見時所奠笲菜士昏禮鄭注疑其菜用堇士昏禮云乃奠菜鄭注云蓋用堇賈疏云鄭知菜蓋用堇者舅姑存時用棗栗腶脩義取早起肅栗治腶自脩則此亦取謹敬因內則有堇荁枌榆供養是以疑用堇故云蓋也夫堇本芼羹所用薇蕨蘋藻亦芼羹所用堇可爲奠笲之菜則薇蕨蘋藻亦可爲奠笲之菜至於荇藻疏家謂用以實豆非用以芼羹關雎次章正義云按天官醢人陳四豆之實無荇菜者以殷禮詩詠時事故有之采蘩首章正義云知蘩不爲羹者祭統云夫人薦豆九嬪職云贊后薦徹豆籩即王后夫人以豆爲重故關雎箋云后妃供荇菜之葅亦不爲羹采蘋知爲羹者以致成之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故知爲羹且使季女設

之不以爲事爲重與此異也然蘋藻旣皆用以芼羹則荇蘩未見止能實豆卽使止能實豆而供芼羹者旣可以供奠笲則供實豆者亦可以供奠笲蓋荇菜蘋蘩薀藻薇蕨菜之者兼備廟見助祭之用廟見時用之於奠笲助祭時用之於實豆芼羹均是用菜特有先後之序耳是故廟見時所奠笲菜士之妻用菫卿之內子大夫之命婦用蘋藻蕨薇諸侯之夫人用蘩天子之后妃用荇其尊卑次第觀於詩而顯然可知則大夫以上先廟見後成昏者其禮更炳然足據矣況乎召南鵲巢云百兩御之百兩將之百兩成之可以證留車之事鵲巢首章云之子于歸百兩御之毛傳云

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鄭箋云御迓也其往嫁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次章云之子于歸百兩將之毛傳云將送也三章云之子于歸百兩成之毛傳云能成百兩之禮也鄭箋云宜配國君故以百兩之禮送迎成之正義云言迓之者夫自以其車迎之送之則其家以車送之故知壻車在百兩迎之中婦車在百兩將之中明矣

周南漢廣云言秣其馬言秣其駒可以證反馬之儀

漢廣次章云之子于歸言秣其馬三章云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毛傳云秣養也六尺以上曰馬五尺以上曰駒鄭箋云謙不敢斥其適己於是子之嫁我願秣其馬致禮餼示有意焉正義云餼謂牲也昏禮不見用牲文鄭以時事言或亦宜有也惠氏周惕詩說云昏義壻親迎之後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故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言得如是之女歸于我則我將親迎而身御之不言御車而言秣馬欲速其行且徵其御也又左傳有反馬之文鄭詩有同車之語故漢廣以秣馬秣駒爲言若箋言禮餼則納徵無用馬者詩人言此亦贅矣

蓋鄭康成每喜引禮以箋詩爲鄭學者不妨

援詩以釋禮也觀於此而益信孔子閒居所謂詩之所至禮亦至焉者洵千古言詩言禮之準則也夫

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

議禮之家名爲聚訟欲核其禮之得失者必析其義之是非新例獨子許其兼祧或以大宗子兼祧小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大宗或以小宗子兼祧小宗其制似爲古禮所無而其義實爲古書所有然近時議禮者每有異詞或謂古人闔族共一大宗非各支立一大宗抑知大宗之體統有定而大宗之人數無定故有謂大宗止有一人者此杜預之說通典卷七十三引晉杜元凱宗譜曰別子者君之嫡妻之子長子之

母弟也君命爲祖其子則爲大宗是故百代不遷若始封君相傳則自祖始封君其支子孫皆宗大宗而說者或云君代代得立大宗或云別子之母弟亦得爲祖或云命妾子爲別子其嫡妻子則遷宗於君皆非也又引傳純曰杜氏以爲始封之君別子一人爲祖

有謂大宗不限人數者此賀循之說通典又引晉賀循喪服要記曰公子之二宗皆一代而已庶兄弟既亡之後各爲一宗之祖也嫡繼其正統者各自爲大宗乃成百代不遷之宗也謝徵注曰母弟於妾子則貴於嗣子則賤與妾子同爲庶故也既死之後皆成一宗之始祖即上所謂別子爲祖也賀公答庾元規曰雖非諸侯別子始起是邦而爲大夫者其後繼之亦成百代不遷之宗鄭元亦曰大宗謂別子始爵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愚謂是起是邦始受爵者又問別子有十人一族之中可有十大宗乎然賀答傅純云別子爲祖不限前後此謂每公之子皆別也

范宣曹述初皆與賀說相同而不從杜說通典又引晉殷浩問范宣曰其士大夫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請解其義答曰其士大夫之嫡者言上二宗雖施公子之身至諸公子有

子孫各祖公子以爲別子各宗其嫡子以爲大宗代代相承然後乃成別子之後百代不遷之宗者也所以舉其士大夫之嫡者明公子之子孫不復宗公子之宗又嫌庶宗昆弟之子猶復爲小宗故特舉嫡以曉之也凡母弟及庶昆弟所稱庶宗大宗正論其一代之嫡庶耳至於各有子之後長子皆成嫡也公子之宗道言公子之宗道成故重釋也曹述初集解明宗義曰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爲諸侯別子之後也或母弟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爲大夫者各祖別子爲始祖各宗其嫡爲大宗之嫌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爲嫡故迺稱以明之後代皆應同正也今按范氏曹氏所引其士大夫之嫡者係禮記大傳之語其上文云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近儒以宗字屬下句讀非也 今按禮記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宗其繼別子者百世不遷者也鄭注云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爲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禰先君又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亦以爲祖也王制云大夫三廟一昭

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鄭注云太祖別子始爵者也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繹鄭君之意士大夫之始來及始爵者尙得爲別子則凡諸侯之公子自嗣君以外無論嫡庶長幼皆得爲別子不獨始封之世子母弟乃得爲別子足證大宗不限人數而非止有一人矣況乎大宗小宗之分由於兩相對待而所謂對待者亦隨時變遷故后稷不窋有別子而公劉言君之宗之則當以公劉爲大宗而邰豳之別子皆爲小宗大雅公劉篇云君之宗之毛傳云爲之君爲之大宗也正義曰板傳云王者天下之大宗然則此以諸侯爲一國之所尊故云爲之大宗也今按禮記大傳云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然則族人不敢稱公劉以大宗者尊尊之誼公劉自願爲族

人之大宗者親親之恩二者並行不悖孫毓但據國君不統宗以駁毛公誤矣周公魯公爲宗國而泰伯於宗室爲長則當以泰伯爲大宗而東魯之宗國仍爲小宗哀公十三年左傳云吳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此大宗有時而稱小宗也繼高祖之小宗對繼曾祖之小宗則爲大繼祖之小宗對繼禰之小宗則爲大此小宗有時而稱大宗也然則有兼祧之禮以觀其會通則古人所謂大宗者今人固當實指爲大宗古人所謂小宗者今人亦可借稱爲大宗矣或謂大宗不妨閒代立後何必獨子兼祧抑知昭穆相當者禮之常而閒代立後者禮之變故有謂大宗可閒代立後者此劉寶之說通典卷八十八引晉劉寶曰喪

服云為人後者三年為人後者或為子或為孫故經但稱為人後不列所後者名所以通人無貴賤為人後者用此禮也若荀太尉無子養兄孫以為孫是小記所謂為祖後者也夫人情不殊祖所養孫猶子而孫奉祖猶父故聖人稱情以定制為人後者無復父祖之差同三年也今按徐氏乾學憺園集立孫議以此條為庾純之說蓋因通典上文引晉侍中庾純云云健菴偶未細檢故有此誤耳

有謂大宗不可間代立後者此王倣之說

通典又引晉王倣難劉寶曰為人後者以當收族而嚴宗廟也必以同宗支子擇其昭穆之倫而立之不得高祖無子而立元孫之序荀太尉秩尊其統宜遠親廟有四今立孫但得祭祖而使曾祖不食是則先人將恐於為厲故知非立後之道也

何琦與劉寶說同

通典卷九十六引晉何琦議以為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為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紹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為嗣此成比也

而庾蔚之駁之

通典卷九十六又引宋庾蔚之謂閒代取後禮未之聞宗聖時王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

數恐不得引以比也王儉亦與劉寶說同而尚書參議又駁之詳見下文今按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傳曰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疏引雷次宗之語不言閒代立後疏曰雷氏云此文當云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闕此五字者以其所後之父或早卒今所後其人不定或後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也通典引雷氏之語稍有詳略亦不言閒代立後通典卷八十八引雷次宗曰但言為人後者文似不足下章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當言為人後者為所後之父今闕此五字以所為後者或為祖父或為高曾繁文不可不備設言一以包二則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也徐氏乾學但據通典無所後父早卒之言而未檢核儀禮疏遂若雷氏主閒代立後之說而雷氏固無此意也徐氏作立孫議主閒代立後之說蓋因其舅氏顧亭林先生立從子洪慎之子為孫也今按亭林先生與李霖瞻書云猶子衍生稍

知禮法不好嬉戲竟立以爲子而崑山從弟子嚴連得二孫又令荆妻抱其一以爲殤兒之後車氏守謙顧亭林先生年譜云所抱者卽洪愼之子宏佐本先生立爲殤子詒穀之後先生之治命也而衍生立爲子亦先生初意且相隨五六年並爲之授室以至於親含飯恩義亦非泛常據此則亭林先生兩後並立固未嘗捨從子而專立從孫亦未嘗遺殤子而開代立後無庸附會於雷氏之說矣然徐氏言各親其親爲人之同情開代取嗣權而不失經不悖於先王之道則可謂深知禮意者矣徐氏立孫議云自夫子之告子游已謂三代以後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爲人之同情是則兄弟之子必親於從兄弟之子從兄弟之子必親於族兄弟之子也明矣苟謂兄弟之子無當立者舍兄弟之孫弗立而立疏遠族屬之子爲嗣其於祖若考之意果無憾乎晉書荀顗傳顗無子以從孫徽嗣中興初以顗兄元孫序爲顗後荀氏穎川名族子姓甚繁豈無昭穆之倫可立爲子者而獨以從孫嗣其必不舍親屬而他立也禮之權而不失經者也惟庾蔚之謂開代取嗣古未之聞然試以各

親其親之常情準之則必情然發膺以爲不悖於先王之道矣故昭穆相續其常也如親屬無當立者不得已而立從孫爲孫如父子之誼仍不改其昭穆之倫毋亦勢之不得不然而聖人之所許與庾蔚之雖以間代立後爲非然其論爲後於異姓而本宗乏嗣者宜以子後其本生父仍不外乎間代立後之說蓋窮於勢之無可如何故不得已而出此耳通典卷六十九引宋庾蔚之曰神不歆非類蓋舍己族而取他人之族爲後若己族無所取而養他人者生得養己之老死得奉其先祀神有靈化豈不嘉其功乎雖所養之父自有後而本宗絕嗣者便當還其本宗奉其宗祀服所養父母依繼父齊衰周若二家俱無後後則宜停所養家依爲人後服其本親例降一等有子以後其父未有後之間別立室以祀之是也然而間代立後究不如獨子兼祧蓋出繼異姓而本宗乏嗣者止可令其子分嗣而已身不可兼祧此不得不

閒代立後者也出繼同姓而本生之嗣者旣可令其子分嗣而已身仍可兼祧此不限於閒代立後者也然則有兼祧之法以彌其闕陷則小宗且不必閒代立後而大宗更不必閒代立後矣或謂小宗之子可以出繼大宗而不可以兼祧大宗抑知小宗之子兼祧大宗者由於大宗無子小宗止有一子故有謂小宗可絕大宗不可絕者此戴聖之說通典卷九十六引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為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而班固從之白虎通卷一下云為人作子何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為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何休亦從之何氏公羊莊二十三年傳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

則不絕重本也

有謂大宗可絕小宗不可絕者此聞人通漢之說通典又引漢石渠議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而范甯從之通典又引晉范甯云夫嫡子存則奉養有主嫡子亡則烝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已暢矣不應復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許猛亦從之通典又引晉或問許猛云爲人後時有昆弟後昆弟亡無後當得還否猛答曰喪服傳曰嫡子不得後大宗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已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子不絕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還出後者還本追服

有謂大宗小宗皆不可絕者此田瓊之說通典又引姚劉得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雅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而范汪從之通典又引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

小宗以繼大宗乎既明大宗不可以絕則支子當有繼祖是無父者也今按所謂支子者小宗嫡子之次子也所謂繼祖者繼小宗之祖也所謂無父者其父出繼大宗故小宗闕一世也　庾蔚之亦從之通典卷六十九引宋庾蔚之曰若已族無所取而養他人者云云詳見上文今按庾氏所言係寄養於他族者尚不絕其本族則出嗣於大宗者必不絕其小宗此雖未見明文固可默會其意矣　今按儀禮喪服傳云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諸儒謂大宗不可絕者據此語為證也又云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嫡子不得後大宗諸儒謂小宗不可絕者據此語為證也禮記服問引傳曰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也準此以推知君子不絕人之後亦不可絕後也然則小宗兼祧大宗者大宗固不可絕而小宗亦

不可絶矣或謂大宗之子不當出繼小宗亦不當兼祧小宗抑知大宗之子兼祧小宗者由於小宗無子大宗止有一子故有謂大宗支子不得出繼小宗者此曹述初之說有謂大宗支子不妨出繼小宗者此張湛之說通典卷九十六引晉博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爲小宗立後張湛謂曹曰若如前議則兄弟以子相養者代代有之此輩甚衆時無譏議盡同繫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己子非犯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制由來故事南齊江斆以大宗之子出繼小宗既而因大宗無人復還其本是時僕射王儉議以斆之幼子繼小宗爲孫此就張湛之說而推之也尚書參議駁荀顗何琦兄孫可以爲後之論此就曹述初之說而演

之也南齊書江斅傳云初宋明帝勑斅出繼從叔孫爲從祖淳後於是僕射王儉啟禮無從小宗之文近世緣情皆由父祖之命未有既孤之後出繼宗族也雖復臣子一揆而義非天屬江忠簡允嗣所寄唯斅一人傍無眷屬斅宜還本若不欲江孫絕後可以斅小兒繼孫爲孫尚書參議謂間世立後禮無其文荀顗無子立孫墜禮之始何琦又立此論義無所據於是斅還本家詔使自量立後者　今按禮記檀弓云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近之也使謂弟子當出繼大宗而兄子不當出繼小宗則是兄可視弟之子猶子而弟不可視兄之子猶子矣先王制禮不若是之偏也儀禮喪服傳云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使謂大宗當取嗣於小宗而小宗不當取嗣於大宗則是小宗之財者大宗尚恤其窮而小宗之嗣者大宗

不惻其絶矣先王制禮不若是之恝也然則大宗兼祧小宗者大宗既有子則小宗亦不啻有子矣然猶有可諉者曰諸儒之中遠者不過魏晉近者不過宋齊似非舊典也則請以漢代儒家深通舊典者言之後漢書伏恭傳云司徒湛之兄子也湛弟黯無子以恭爲後夫恭爲伏生裔孫世傳經學涉歷兩漢四百餘年當代儒林推爲盛族後漢書伏湛傳云九世祖勝所謂濟南伏生者也初自伏生已後世傳經學清靜無競故東州號爲伏不鬬云趙氏翼廿二史劄記云今按周秦以來世世以儒術著者自以孔聖之後爲第一其次則伏氏此一家歷兩漢四百年亦儒學之最久者也湛父理及湛黯兄弟皆宿學名儒恭亦克紹家風不忘舊緒後漢書伏湛傳云父理爲當世名儒以詩授成帝爲

高密太傅別自名學湛性孝友少傳父業教授數百人光武即位知湛名儒舊臣使典定舊制伏恭傳云湛弟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恭性孝事所繼母甚謹少傳黯學教授不輟由是北州多爲伏氏學向使此舉實違乎經訓豈有伏氏一門竟肯首作厲階遺譏禮教然則大宗承嗣小宗者不可謂非舊典矣然猶有可諉者曰伏氏弟兄長者果非庶子幼者果非嫡子究無明文也則請以同母嫡子確有明文者言之三國志諸葛喬傳云喬字伯松亮兄瑾之第二子也本字仲愼初亮未有子求喬爲嗣瑾啟孫權遣喬來西亮以喬爲己適子故易其字焉諸葛瑾傳注引吳書曰瑾少游京師治毛詩尚書左氏春秋遭母憂居喪至孝事繼母

恭謹甚得人子之道今按瑾長於武侯七歲三國志諸葛亮傳云建興十二年八月亮疾病卒於軍時年五十四諸葛瑾傳云赤烏四年年六十八卒按吳赤烏四年卽蜀漢延熙四年上距建興十二年凡七年是武侯歿時瑾年六十有一故知長於武侯七歲也其游學京師至早亦當在十歲以上而遭憂尙在其後則八歲之時其母無恙更不待言是瑾本嫡子武侯與瑾同母亦係嫡子瑾以長子爲大宗武侯以次子爲小宗也夫諸葛氏爲巨室高門天下所共仰三國志諸葛瑾傳注引吳書曰初瑾爲大將軍而弟亮爲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馬督領將帥族弟誕又顯名於魏一門三方爲冠蓋天下榮之武侯伯仲伊呂固三代以後一人瑾亦德冠吳臣爲當時所罕有三國志諸葛瑾傳云虞翻以任直流徙惟瑾屢爲之說翻與所親書曰諸葛敦仁則天活物注引江

表傳曰人有密譏瑾者陸遜表保明瑾無此權報曰子瑜非道不行非義不言其言足貫神明非外言所閒也喬出繼叔父之後武侯立兄子爲兒兩境晉無閒言千載不聞異論通典卷六十九引東晉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上表云諸葛亮無子取兄瑾子喬爲子及亮有子瞻不以有瞻而遣喬也亮近代之純賢瑾正達之達士其兄弟行事如此必不陷子弟於不義而犯非禮於百代然則小宗取嗣大宗者不可謂無明文矣然猶有可諉者曰諸葛氏雖係出繼而非兼祧未爲定論也則請以諸葛氏兼祧允符定論者言之三國志諸葛喬傳云年二十五卒原文卒上有建興元年四字今按上文云隨亮至漢中往引亮與兄瑾書曰喬本當還成都今諸將子弟皆得傳運思惟宜同榮辱今使喬督五六百兵與諸子弟傳於谷中下文諸葛瞻傳云建興十二年亮出武功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聰慧可愛以前後文參互觀之武侯與瑾書當是因

喬而及瞻則建興十二年喬尚無恙非卒於元年矣若謂喬之督運在是年之前則武侯初次伐魏北駐漢中在建興五年喬之督運至早亦不過是年若元年已卒焉得有督運之事乎況喬兄恪以吳孫亮建興二年爲孫峻所害年五十有一吳建興二年即蜀漢延熙十六年上溯後主建興元年相距凡三十年是時恪甫二十一歲喬爲其弟焉得有二十五歲乎若謂喬之卒在孫亮建興元年則無論蜀志不應用吳之年號且武侯求喬爲嗣時瞻尚未生喬之年長於瞻自不待言後主繼興十二年瞻已八歲則生於建興五年可知吳建興元年即蜀漢延熙十五年喬果卒於是年則上溯二十四年以前爲後主建興六年是喬反幼於瞻一歲焉得有出繼之議乎使喬果生於建興六年則建興十二年武侯薨於武功之時喬之年僅七歲安得膺督運之任乎是故反覆推之喬傳所言建興元年當作延熙元年今本步下文瞻傳建興十二年而誤蓋延熙元年即吳之赤烏元年是歲瑾年六十五恪年三十六喬年二十五瞻年十二年齒之老少長幼次第秩然上溯建興十二年武侯薨之歲相距四年彼時喬年二十一則督運可以勝任上溯建興五年瞻生之歲相距十一年彼時喬

年十四而出繼尙在其先於前後事 子攀官至行護軍
跡均屬符合附存此說以俟考焉
翊武將軍亦早卒諸葛恪見誅於吳子孫皆盡而亮自
有胄裔故攀還復爲瑾後今按喬無他子攀既還爲瑾
後自必承嗣恪之大宗而兼祧喬之小宗矣然此因武
侯既有子瞻故攀也去武侯之小宗而歸瑾之大宗毫
無窒礙耳向使武侯未有子瞻以喬嗣爵喬存而攀尙
未生恪卽被害斯時也喬若不奉瑾之祀則是繼小宗
而絕大宗無異於拔本塞源裂冠毀冕喬若不奉武侯
之祀則是忘教育成立之深恩亦將爲名教所不容況
武侯無後何以勸善祀不可絕必將有主主其祀者非

喬而誰三國志諸葛亮傳云亮弟均官至長水校尉今按諸葛瞻傳云瞻長子尚與瞻俱沒次子京及攀子顯等內移河東而不言均之後人疑均本無子故武侯越境而取喬否則均之子亦係猶子斷不捨近而求遠矣至於武侯之族弟誕捨魏投吳在吳太平二年上距恪之被害已閱四年前此誕之音問不通於吳何論蜀漢萬無求誕子爲嗣之理也吾知蜀漢諸儒議斯禮者惟有令喬還嗣瑾之大宗而兼祧武侯之小宗然後仁至而義盡武侯之夫人黃氏夙號賢明如其爾時尚存諒必不違公議通典卷六十九引東晉散騎侍郎賀嶠妻于氏表云陳壽云喬卒之後諸葛恪被誅絕嗣亮既自有後遣喬子攀還嗣瑾祀明恪若不絕嗣則攀不得還今按通典全載此表敘其始末甚詳蓋嶠初無子其母薄氏命嶠仲兄羣以第四子率與嶠爲子初生時卽付于氏鞠育之越一年而嶠妾張氏生子纂羣亦不令率歸宗率年六歲而羣始亡其後率年漸長或告以嶠既有纂若率久安不去則是與爲人後率遂歸其本生母陶

氏其時薄氏前歿嶠已寢疾未及論正而歿故于氏表訴諸胡陶氏亦引司空賀循晚年生子遣嗣于紘歸本之例欲令率歸宗博士杜瑗廷史陳序以于氏爲是向書張闓丹陽尹蔡謨以陶氏爲是平心而論賀循遣紘歸宗則可以歸嶠未遣率歸宗則不可以歸諸葛喬未聞請歸而率遽擅歸諸葛瑾不令喬歸而陶氏竟令率歸其得失是非無難立判于氏所上之表詞達理明頗知經義向使率果絕嗣當必許其歸繼本宗即或嶠本無兒亦必許其兼承兩祀矣然則大宗兼祧小宗者不可謂未有定論矣禮記禮運云故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況兼祧之制未始非古禮所許者乎禮器云毋輕議禮郊特牲云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太史公曰書闕有閒矣其軼乃時時見於他說議禮者欲知兼祧之古義

亦惟旁推交通由比事屬詞以求其條例庶不淆於聚訟之說也歟海甯蔣君寅昉光焴輯其兼祧嗣母徐安人節孝錄介秀水高君伯平均儒寄以見示乞爲撰文余檢錄中所載如秀水莊君芝階仲芳嘉興錢君警石泰吉所撰家傳吳江沈君南一日富所撰墓誌皆言寅昉本以大宗之子出繼小宗旣而大宗乏嗣遂還繼大宗而兼祧小宗安人不自恃其撫育之恩以奪宗爭嗣爲賢母所難能平湖顧君訪溪廣譽復撰兼祧說以申此指毓崧與寅昉未嘗識面然觀於所述行略惻愴溢於語言想見其永慕慈徽忳懇篤摯又重以伯平之請

不獲固辭爰考證羣書作兼祧之禮合乎古義說以闡揚安人之德慰藉寅昉之心而先質諸伯平焉

禁遷葬者與嫁殤者考

周禮媒氏云禁遷葬者與嫁殤者鄭康成云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賈疏云遷葬謂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嫁殤者生年十九已下而死死乃嫁之不言殤娶舉女殤男可知也按賈氏之意蓋謂言嫁殤則殤娶可知深得古人屬詞省文

之例史浩言遷葬者謂以死者求婦嫁殤者謂以死者求夫不但强解遷葬之文抑且未悉嫁殤之意矣司農言今時娶會即漢碑所謂娉會詳見嫁殤非未婚守志辨蓋漢時俗禮而曹魏以後因之趙氏翼陔餘叢考云曹操幼子倉舒卒掾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然終聘甄氏亡女與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從孫黄與之合葬北魏及唐謂之冥婚惠氏禮說云周日嫁殤漢日娶會唐日冥婚陔餘叢考云北史穆崇傳崇元孫平城早卒孝文時始平公主薨於宮追贈平城駙馬都尉與公主冥婚舊唐書懿德太子重潤傳中宗爲聘國子監丞裴粹亡女爲冥婚合葬蕭至忠傳韋庶人爲亡弟洵與至忠亡女爲冥婚合葬其儀節雖無可徵然據宋康與之昨夢錄所載未婚而死者鬼媒爲之合婚向可得其梗概陔餘叢考引昨夢錄云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兩家

命媒而求之謂之鬼媒人通家狀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即製冥衣㡖者就男墓設酒果以合婚二座相並各立一小幡㡖畢二幡微動若相就其有不動者則以爲不喜也兩家各以幣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給則嫁殤之語明指男女夭亡未嘗嫁娶者而言其義固甚顯矣若夫遷葬之事鄭注謂生非夫婦死使相從賈疏申之以爲此指成人鰥寡其說是也惜未詳揭其意致閱者不能無疑今以史傳考之成人鰥寡生非夫婦死而合葬者其類有二一則生前爲名分所限不得稱爲夫婦而死後以合葬遂其私者如國策漢書所載秦之宣太后欲魏醜夫殉葬戰國策卷四云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爲我葬必以魏子爲殉庸芮爲魏子說太后曰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何暇乃私魏醜夫乎乃止漢

之館陶主與董偃會葬漢書東方朔傳云初帝姑館陶公主近幸董偃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其事也此固悖禮之尤也一則生前恩義已絶不得復爲夫婦而死後以合葬遂其情者如通典凶禮所載或父在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與前夫合葬通典卷九十四云晉束晳問有婦人再嫁爲人繼母而亡前家子取母柩父與之去繼子之服如何步熊云當爲服周亡取去亦服周宋庾蔚之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如母若父與去而不服之則子宜依繼母出不服也或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通典云晉摯虞理疑云有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于家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覺隨親子去前繼子云我則爲絶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戶籍如故母今亡繼子當何服博士淳于睿等以爲當依繼母嫁徙爲服周博士孫祚議曰施之於出出義不全施

之於嫁嫁義不成名在夫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訂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子徐叔中難孫云本有求還之計去誓不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已父同穴既不成嫁當為去母附之於疏不亦宜乎宋庾蔚之謂繼母持服兗後乃去不得為遣此之繼母嫁於情為安

或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亡後與前夫合葬

通典云東晉元帝大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有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以為子卒式意違禮服已絕之服可謂凱過知仁博士江泉議曰式為人子慎終志篤豈忍以母節小闕而不行服哉太常曲陵公荀崧丞騎都尉薛輪議曰禮繼母嫁為之服報其犯出者無服式之追服可謂過厚御史中丞卞壼議夫既沒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為出母此即何異子出其母而使存無所從以居沒無所歸以託終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家受之者應有過禮之貶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責宋庾蔚之謂制服依禮葬畢乃**是其事**還家積年方就前家子此之繼嫁不亦可乎

也此亦失禮之甚也詩王風大車篇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如毛鄭之說則名分久定恩義兼隆必須合葬者也毛傳云生在於室則外內異死則神合同為一也鄭箋云此章言古之大夫聽訟之政非但不敢淫奔乃使夫婦之禮有別如劉向之說則名分猶存恩義尚在亦得合葬者也劉向列女貞順傳云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君謂之曰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離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如朱傳之說則名分迥隔恩義全無妄冀合葬者也朱傳云民之欲相奔者畏其大夫自以終身不得如其志也生不得相奔以同室庶幾死得合葬以同穴而已綜三說以考之則合葬

之當禮與否亦斷之於名分恩義而已夫名分所限者其遷葬之宜禁自不待言而恩義已絶者其遷葬之宜禁亦不容弛鄭注統言生時非夫婦者蓋夫婦之義胖合則爲室家離絶則同陌路生前雖曾爲夫婦而旣出之後卽不得復以夫婦論苟非其夫迎喪以歸若杞伯之逆叔姬則不能同穴而葬矣春秋成五年杞叔姬來歸八年杞叔姬卒九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左傳云杞桓公來逆叔杞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爲杞故也逆叔姬爲我也杜注云叔姬已絶於杞魯復強請杞使還取葬故卒稱杞公羊傳云杞伯曷爲來逆叔姬之喪以歸脅而歸之也何注云已棄而脅歸其喪穀梁傳云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楊疏云要叔姬旣犯七出之愆反歸父母之國恩已絶矣杞伯今復逆出妻之喪而違禮傷教言其不合爲而爲之徐邈云爲猶葬也言夫無逆出妻之喪而葬

理亦通矣今按三傳之說互異以情理酌之夫婦非義絕不可復合者亦不妨逆喪反葬特其事當以夫意爲主母家祇可請之不可脅之耳

故有體亡父之遺意迎出母喪柩反而合葬者

通典卷一百二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云昔王濬王沉與叔征南將軍昶書曰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未到官而李夫人亡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手書責遣載病大歸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之行及荷出名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竊亡靈無負之恥博士薛諝議以爲春秋原心定罪況尊親嬰沉爲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其昭告先靈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埋之舉慈母雪沒代之恥不亦可乎沉重與叔昶書述薛議其叔答許之沉祭先考東郡君文云沉亡母郭氏克順於先姑仰唯烈考鑒亡妣素行謹詣鄴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君子未嘗不曲諒其子之心

晉書禮志中云是時沛國劉仲武先娶母邱氏生子正舒正則二人母邱儉反敗仲武出其妻娶王氏生

陶仲武為母邱氏別舍而不告絕及母邱氏卒正舒求祔葬焉而陶不許舒不釋服訟於上下泣血露骨衰裳綴絡數十年不得從以至死亡今按母邱氏事與郭氏大同小異然郭氏終得與機合葬則沉之心慰母邱氏不得與仲武合葬則正舒之心感矣而非父有遺意者則不得援例於此

也有奉亡父之遺命迎出母至家殁而不合葬者通典卷九

十四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云晉傅元曰征南軍師北海繻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繻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繻氏家事三年喪畢王氏果嫁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並姑亡夾氏並不為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繻氏婦乃汝母耳勿葬我繻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為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竟不為服博士劉喜云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繻父所得制乎少府劉克義以為女子從人出之則歸命之則反上

奉夫母以爲姑下育夫兒以爲子而怡然無感言非逆命也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情私而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曜不服當矣

君子未嘗不深哀其母之遇

晉書賈充傳云初充前妻李氏生二女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後娶城陽太守郭配女武帝踐阼李以大赦得還帝特詔充置左右夫人充母亦敕充迎李氏乃爲李築室於永年里而不往來及充薨後李郭二女乃欲令其母祔葬賈后弗之許也及后廢李氏乃得同葬今按李氏遇人不淑蔽灰氏更爲困阨其終得合葬非始意所及料也

而非父有遺命者更不得藉口於斯也是即母之賢者如宋桓夫人而其子襄公未聞迎喪於衛國

衛風河廣序云宋襄公母歸於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箋云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正義云以夫人爲先君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可得也

子之孝者如子思子而其母庶氏之女

未聞反葬於魯邦禮記檀弓云子思之母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遂哭於他室俞氏燮癸巳類稿子思之母爲庶氏女義云注云姓庶氏以下正文已云庶氏之女死故鄭知是庶氏女晉書禮志太康元年尙書八座引此文云昔子思哭出母於廟其門人曰庶氏之女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又申之云異族之女不得祔於先姑藏其墓次合之鄭注知漢晉時經文俱作庶氏之女既云女則鄭云改嫁非也鄭以伯魚卒時子思或未有門人故疑其歸久當嫁實則經言庶氏之女如宋襄公母及杞叔姬均未改嫁也然則出母之恩義未盡絕情事有可原者尙難概行合葬之典矣況嫁母之恩義已盡絕情事無可原者豈得妄爲合葬之舉乎觀於唐之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崔銑銑復先卒及公主薨同皎子繇請與其父合葬此卽遷葬之事也給事中

夏侯銛駮之乃止此卽禁遷葬之事也嗚呼若銛之力持正論可謂深明禮意者矣通典卷八十六云開元二十一年二月定安公主初降王同皎後降韋濯又降博陵崔銑銑復先卒及是公主薨其子駙馬王繇請其父合葬給事中夏侯銛駮之曰公主自昔降婚梧桐半死遂乎再醮琴瑟兩亡則生存之時已與前夫義絕殂謝之日合從後夫禮葬今若依繇所請卻祔舊姻恐魂而有知王皎不納於幽壤死而可作崔銑必訴於元天國有典章事難逾越原繇此意雖申罔極之情本禮而行或致不稽之誚銛謬膺正敢曠司存請旁移禮官并求指定唐會要卷四十六約同新唐書公主傳云給事中夏侯銛曰主義絕王廟恩成崔室逝者有知同皎將拒諸泉銑或訴於帝乃止要之遷葬與嫁殤同一非禮然嫁殤者皆係早亡未婚而遷葬者多係再醮失節故嫁殤之禁漢以後漸解遷葬之禁唐以後猶嚴誠以嫁殤之過輕而遷葬之咎重

也明乎此義則鄭賈之釋遷葬嫁殤判然二事昭然易知而婁氏以遷葬與嫁殤並論且首舉遷葬次及嫁殤者可以識其故矣胡氏培翬研六室文鈔周禮嫁殤說云細玩經意當以注疏爲是但成人鰥寡生時非夫婦死乃嫁之似非情事所有誠有如惠氏所云未之前聞者竊疑遷葬與嫁殤本屬一事而遷葬尤爲非禮或有嫁殤而不遷葬者故先言遷葬而後言嫁殤經中與字之義或當如此今按胡氏既知注疏說是又以惠氏所疑爲然因爲是調停之議果如其說則經文但言禁遷葬嫁殤者足矣與字及上者字不竟成贅設之詞乎惠氏不加深考遽以成人鰥寡之遷葬爲未之前聞而釋遷葬爲改葬且明知喪禮有改葬緦之文而既指爲變禮又斥爲非禮然究之變禮與非禮不同非禮者失其正變禮者不失其正故非禮必禁而變禮不

必禁祔葬者本葬於當葬之地其合葬正也故定其常禮之節改葬者仍葬於當葬之地其合葬亦正也故制其變禮之服遷葬者移葬於不當葬之地其合葬不正也故禁其非禮之萌斷不得謂遷葬者非合葬更不得謂遷葬者即改葬矣況乎改葬之法自應屬於冢人墓大夫不應屬於媒氏惠氏亦明知之而又謂媒氏聽陰訟幽宅屬陰且媒氏地官也故爲之禁雖强爲傅會而其義終未安也豈非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耶

嫁殤非未婚守志辨

鄭康成釋周禮嫁殤云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復引

鄭司農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也今時娶會是也二鄭之說意實相同司農所云嫁死人卽康成所云未嫁而死者也康成之注周禮備載杜子春鄭大夫鄭司農之注凡諸家之注或義有未盡說有未安則先引舊注而加元謂於後以補正焉若其義已備其說可從則先述已意而引舊注於後以援據焉此全書之通例也天官序官賈疏云大略一部之內鄭元若在諸家上注者是元注可知悉不言元謂在諸家下注者卽稱元謂以別諸家又在諸家前注者是諸家不釋者也又在諸家下注者或增成諸家義或有破諸家者今嫁殤之注先述已意後引司農則是司農之言固康成所本未嘗少有異矣近代通人目未婚守志者爲嫁殤遂謂司農

所言娶會卽指此事無論娶會卽漢碑所言娉會本係男女並殤同葬隸釋夏堪碑云娉會謝氏并靈合柩劉楚楨先生漢石例云此周禮嫁殤也今以爲男殤而女不殤於當日情事不符卽使漢時娶會果指未婚守志康成未有不知既不以娶會之解爲然何不先引司農後申已見然則娶會之卽冥婚而非未婚守志審矣蓋未婚守志者事雖近於冥婚沈氏欽韓幼學堂文稿邵貞女贊序云錢氏幼許字邵氏子年十五其良夫卽日奔喪吳俗未婚者臨夫喪則奉魂帛爲匹偶設對醬合巹一如平生是日貞女成禮村之婦若女觀者皆掩泣不忍視而實則迥異冥婚者男女並亡未婚守志者夫亡婦在冥婚者本無婚姻之約未婚守志者早定夫婦之名則未婚守志非冥婚

可比明矣且女子許嫁必笄則男子聘妻必冠許嫁者雖未二十而不爲殤則聘妻者雖未二十亦不爲殤可知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笄而字鄭注云以許嫁爲成人喪服小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鄭注云言成人也婦人許嫁而笄公羊傳九年傳云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注云不以殤禮降也此女子既許嫁卽爲成人不爲殤之證左氏襄九年傳云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杜注云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儀禮士昏禮記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鄭注云笄女之禮猶冠男也今按女子許嫁未有不笄則男子聘妻未有不冠蓋冠而後聘妻故冠而後生子也此男子既聘妻卽爲成人不爲殤之安得目未婚守志者爲嫁殤乎況據經典所言參證以史傳凡未婚守志死而合葬者實古禮之所有聖賢之所許非若嫁殤之宜禁其證十二請悉數之以辨其

疑焉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錢氏大昕謂禮不去其夫之名（見潛研堂文集記湯烈女事下同）深得聖人之意蓋女既受聘則夫婦之名已定故上文或言男或言壻（如男不入改服於外次及壻使人弔之類）而此獨言夫見夫雖死而夫之名自在卽使其女不能守志亦必待再受他人之聘始與原聘之夫義絕若其女果能守志則原聘者之稱夫終身不可易矣大傳云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然則未婚夫歿而特著夫名聖人本藉此正夫婦之名而示以義也名以義起顧名

者必當思義生前既不去夫婦之名死後焉可忘夫婦之義合葬者周公之所定禮記檀弓上云季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周公以來未之有改也又云季武子曰周公蓋祔鄭注云祔謂合葬合葬自周公以來孔子之所善檀弓下云孔子曰衛人之祔也離之魯人之祔也合之善夫鄭注云祔謂合葬也離之有以間其椁中也善夫善魯人也祔葬當合也以其為夫婦之大義也未有終身名為夫婦而既歿禁其合葬者也其證一也康成曾子問注云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正義云所以既葬除者壻以女未有期之恩女於壻未有三年之恩以壻服齊衰故知女服斬衰今按王肅議禮好與鄭違而於此全同鄭說通典卷八十八云魏尚書左丞王煚除陳相未到國而王薨王肅云曾子問曰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

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各以其服知服斬縗斬縗而弔之既葬而除之也今貺爲王相未入國而王薨義與女未入門夫死同則貺宜服斬縗既葬而除之此禮之明文也

則不能更立異義可知

俞氏燮癸巳類稿女弔壻駁義云夫死亦如之者言女家使人往弔不須齊衰葬除其所如僅在弔耳其說與上下語意全不聯貫蓋有意與鄭君立異不可從也

錢氏大昕謂禮許其服婦之服其說最合禮經之旨蓋聖人制喪服於男女同等之親界限最嚴故彼此相爲服者自兄弟姊妹以外惟有夫婦而嫂叔不與焉兄公弟婦亦不與焉所以推之使遠辨嫌疑而大爲之坊也

禮記檀弓云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日知錄云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

至於既聘未婚之夫婦則非但有服而其服且與已婚者同蓋雖無

期三年之恩而已有齊斬衰之服是恩未全而義則定矣喪服傳云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猶曰不貳天也未婚之婦既爲未婚之夫服斬則守志不改適亦其分內所當然（朱氏彝尊曝書亭集書戴貞女氏云女未婚而喪其夫禮有往弔之文凡弔者出卽釋其服而女以斬衰乃妻之本服又必葬而後除之則與賓不伴矣且漢制婦人不二斬既服之以弔嫁而爲後夫服是二斬也貞女義勿致出也）而禮顧聽其既葬卽除且不禁其改適者先王不欲強常人以其所難能故爲立中制以節之俾中人以下可以跂及其有賢女淑媛願終斬衰三年之喪而守志不改適如衛夫人之賦鄘風柏舟（詳見下文）固先王所深爲嘉許而必聽其終三年之服者矣（未婚之女）

為夫服斬設其時又遭父母之喪其服制經傳無明文今按喪服小記云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鄭注云當喪當舅姑之喪也出除喪絕族也以此例推之夫既葬而除服更受聘者仍當為父母服三年之服若為夫終三年之喪不更受聘者則當為父母服期蓋女之再受聘者不啻婦之出而不反其父母之服可加隆也女之不再受聘者不啻婦之出而復反其父母之服必當降也古之人有衰絰之服必有哀戚之情其情與服無不相稱故三年然後除者服之隆也百歲必合葬者情之至也詩唐風葛生云百歲之後歸於其居鄭箋云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未有許其終斬衰之服而不許其申合葬之情者也其說二也婚姻之禮既納徵用幣而其約已成其分已定儀禮士昏禮云納徵元纁束帛儷皮鄭注云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婚禮賈疏云納此則昏禮成故云徵也故許

嫁以納徵爲斷士昏禮記云女子許嫁笄而醴之鄭注云許嫁已受納徵禮也賈疏云以納采問名納吉三禮雖使者往來未成交親故曲禮云非受幣不交不親春秋三書納幣諸侯昏禮之納幣卽士昏禮之納徵此昏姻重聘幣之證春秋莊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公羊注云納幣卽納徵禮言納徵春秋言納幣納幣春秋質也穀梁傳云禮有納徵范注云納徵成也納幣以成婚疏云以士昏禮有納徵之文欲明用幣雖異而禮同也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其左傳杜注云納徵始有元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其禮與士禮不同正義云以其幣帛多其禮大故異其名也成八年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左傳孔疏云士禮納徵其諸侯則謂之納幣以其幣多故指幣言之既受聘幣則笄而繫纓示其有所繫屬以屬從一之貞心禮記曲禮云女子許嫁纓鄭注云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儀禮士昏禮云主人入親說婦之纓鄭注云明有繫也公羊僖九年何注云笄者簪也所以繫持髮象男子飾也服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白虎

通嫁娶篇云故禮記曰女子十五許嫁笄而字陰繫蓋於陽所以專一之節也明其專一繫心防其淫泆也

不待親迎而夫夫婦婦之定分已不可變易左氏昭元年傳云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今按六禮之中惟納徵用幣其餘納采等禮皆用雁傳言子南聘之蓋已納徵而用聘幣矣子晳始則強委禽欲以是爲納采也繼則布幣而出欲以是爲納徵也女言子南夫夫也夫夫婦婦蓋言既受聘幣則子南乃未婚之夫已定夫婦之名分故不肯再受子晳之聘也故婚禮雖貴親迎而周時即有不親迎者其事未嘗不載於儀禮士昏禮記云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張氏爾岐云豈周公制禮因其舊俗而爲之節文與是古者夫婦繫屬之義定於納幣非定於親迎後世聘定之儀即古人納徵之禮

其立名雖異而繫屬之義則同歸氏有光震川集貞女論云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今按此說謂受聘者不相繫屬與經義顯然相違錢氏大昕云女子笄而繫纓已有繫屬於人之義三年之恩未成而繫屬之名已定其說名義甚精蓋夫婦繫屬之義欲其專一不欲其紛更胡氏承珙求是堂文集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禮女子許嫁纓示有繫屬也士昏禮主人入親說婦纓明所繫之不苟也設不幸而未嫁而壻死將改聘焉必重繫之矣陰性專壹苟其一繫不欲再繫也庸何傷始於在室笄纓終於幽宮合葬必待死而同穴然後繫屬之道乃全白虎通崩薨篇云合葬者何所以同夫婦之道也故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未有繫屬於生前禮記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衿纓綦屨鄭注云婦人有纓示繫屬也而不得繫屬於身後者也其證三

也曾子問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鄭注云壻雖不備喪禮猶爲之服齊衰也今按未廟見而婦死者旣當服齊則未廟見而夫死者必當服斬古者廟見之期上下所同而成婚之期則上下有異士以下皆當夕成婚三月廟見大夫以上則三月廟見然後成婚曾子問正義云若賈服之義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婚曾子問所言女未廟見而死係指大夫以上旣廟見乃成婚者而言故不稱婦而稱女其上文云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稱來婦者

對舅姑之詞儀禮士昏禮云若舅姑既歿則婦入三月乃奠菜祝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於皇舅某子某氏來婦敢告於皇姑某氏稱擇日祭禰者對盟饋於舅姑之詞曾子問上文鄭注云謂舅姑歿者也必祭成婦義者婦有供養之禮猶舅姑存時饋特豚於室然則所謂成婦未成婦者非視其既成成婚與未成婚亦視其既見舅姑與未見舅姑而已通典卷五十九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云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尼爲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喪潘迎婦李遣女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禮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歿而娶三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已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於女氏若已見舅姑雖無祖席之接固當歸葬於夫家何琦駁江許議曰愚以爲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即宜一揆其義禰未接歸葬其黨今按江氏許氏所謂重其成婦不繫其成妻探得經義何琦駁之非也誠以拜舅

姑爲重接夫爲輕故不言成妻而言成婦也通典拜時婦三日婦輕重議云晉武帝謂山濤曰拜於舅姑可准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於三日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於舅姑三日之婚成吉於夫氏准於古義可爲成婦已拜舅姑即是廟見常侍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於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而食同衾而寢此曲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所以然者先配而後祖陳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此春秋明義拜時重於三日之徵也若夫未婚守志之女業已身至夫家舅姑存者必見舅姑於堂舅姑歿者必見舅姑於廟既見舅姑則婦禮成矣婦禮既成則身歿之後可遷於祖可祔於皇姑可合葬於夫之墓而不可歸葬

於女氏之黨矣況祔廟之後夫婦同几依神以享祭祀禮記祭統云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鄭注云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正義云謂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不特設也取既葬同穴神合爲一之義詩王風大車云死則同穴毛傳云死則神合同爲一也正義云春官司几筵注云祭於廟中同几精氣合也是既葬之後神合爲一神合故可同穴也卽不啻合巹同牢未有祭則同几而葬不同穴者也其證四也春秋逆女稱婦之例有三或因在塗見夫稱婦公羊隱二年傳云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何注云在塗見夫服從之辭公子結媵陳人之婦是也或因入國見姑稱婦公羊宣元年傳云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疏云隱二年傳云在塗見夫而服從夫故謂之婦至國對姑而服從姑是以亦謂之婦矣穀梁宣元年傳云其曰婦緣姑言之之辭也此常例也或因姑親來逆稱婦僖二十五年宋蕩伯姬來逆婦公羊傳云宋蕩

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何注云稱婦者見姑之辭穀梁傳云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范注云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也自爲其子來逆婦此變例也三例之中對夫稱婦者居其一對姑稱婦者居其二而姑親來逆者在其國即可稱婦更不必俟其在塗則逆女稱婦之例當以見姑爲正而見夫次之就蕩伯姬逆婦之事比例以觀壻不親迎而姑來逆者既當稱婦則未婚守志而已見姑者亦當稱婦可知姑至婦家相迎即不復稱女則婦至姑家守志更不復稱女可知安得謂未婚之女不可以稱婦哉且子婦相宜皆體父母舅姑之意故禮記內則云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

禮爲歿身不衰既曰夫婦之禮歿身不衰則身後必依
禮合葬蓋父母既以爲婦則子不得不以爲妻耳況同
一夫婦之倫同一父母舅姑之意而未婚守志者較諸
不和當出者其高下懸殊未有不和當出者容其用婦
禮以合葬而未婚守志者轉不容其用婦禮以合葬者
也其證五也通禮記云凡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
夫通典卷九十一大功殤服門引周制喪服又引喪服小記又引檀弓其末引此三語以上文所引記文推之則此三語當是通禮記之文卷九十三未踰年大喪不立廟議引五經異義曰許君按禮云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卷八十二爲諸王殤服議云晉太常傅士議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卷五十二殤及無後廟祭議云宋左丞徐爰議以爲臣不殤君著在前經合各條觀之此數語出於通禮記無疑故亦可謂之前經也喪服小

記云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鄭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正義云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族人爲後大宗而不得後此殤者爲子也以其父無殤義故也既不後殤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也通典卷八十二繼殤後服議云晉劉系之問苟詠若如鄭旨各從本親則爲殤者可有無服之理殤雖無爲人父之道今既承之不得不稱之爲父無服之理有疑詠答曰若爲重服者記當曰服斬文約而旨明今之所服似非服重也當以爲後之故本施成人而不從殤耳今按記言爲殤後而注疏及苟詠皆言不爲殤後說誠未安陳澔集說云其族人爲後者即爲之子以其服服之子爲父之服也與劉系之所言正合此說是矣然謂此章舉不爲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則又因牽涉上文而致誤不知冠而不爲殤此已冠者也爲殤後者之殤此未冠者也一言殤一言不爲殤豈可强合爲一乎蓋未冠者用殤禮殤無爲人父之道而既爲宗子即當立後禮記曾子問孔

子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代之者主其禮正義云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各以本服服之通典卷七十三繼宗子議引盧注云殤無爲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爲後也今按庶子爲殤而死不得立後古人所謂殤無爲人父之道指庶子殤者而言宗子爲殤而死必須立後古人所謂子不殤父指宗子殤者而言庶子弗爲後者謂宗子雖殤庶子但可攝祭而不得即爲殤者父之後仍當以庶子之子爲殤者之後所以重宗子之統也喪服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即謂庶子之子爲宗子殤者之後以子爲父之服服也杭氏世駿道古堂集爲殤立後議云記云子不殤父經無明文事無顯據南北諸儒無異同之論余以意度之是必取昆弟之子以後三殤所以濟禮之窮而重絕人世也其說實勝於盧鄭之注然謂子不殤父無明文顯據則未免習焉不察小記言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非即子不殤父之明文顯據乎

已冠者用成人之禮成人有爲人父之道即不爲宗

子亦當立後古者婚必先加冠故既聘妻者雖年未二

十可從成人之例通典卷九十一大功殤服門晉長史姜輯議安平嗣孫服曰禮男子冠而不為殤既冠婚姻不復得以殤服服之謂以為嗣孫年已十八備禮冠娶當從成人之例冠而後生子故既立後者雖年未二十亦從成人之例禮記曾子問孔子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祭成喪而無尸是殤之也鄭注云人以有子孫為成人子不殤父義由此也丈夫冠而不為殤故未婚守志之婦可以服斬此妻不殤夫之義也為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故未婚守志之婦可以立後此子不殤父之義也為嗣父之妻者即為嗣子之母嗣子服嗣父以父之服亦服嗣母以母之服儀禮喪服云為人後者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為所後者之妻若子鄭注云若子者為所後之親如親子疏云妻謂死者之妻即後人之母也即使嗣母早亡年未二十為嗣子

者固不可以殤父又焉可以殤母蓋嗣母未婚守志者業以夫之服服嗣父則嗣子受重承祧者必以母之服服嗣母矣曲禮云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生既有嗣母之號歿必有先妣之稱未有稱之爲先妣而不與厥考合葬者也其證六也儀禮禮記述女子之許嫁必受其禮於廟注疏謂以先祖之遺體許人不可專輒儀禮士昏禮云主人筵於戶西鄭注云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於禰廟賈疏云知受禮於禰廟者以記云凡行事受諸禰廟也禮記曲禮云齋戒以告鬼神鄭注云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正義云謂嫁女之家受於六禮並在於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是許嫁者固由於受父母之命卽無異受先

祖之命矣春秋之義王父命重於父命公羊哀三年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穀梁哀二年傳云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女子許嫁之時既受命於祖廟則未婚守志之念先祖實式憑之縱使父母欲奪其志爲女子者不肯以先祖遺體再許他人亦得奉王父之命以辭父命歸氏有光貞女論云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今按許嫁之時已告祖廟其不肯以先祖之遺體再許他人正所以尊祖引命也震川轉謂其以身許人豈非深文周內之詞耶好爲父母者稍知義理斷不肯強其女再許他人申已命而改先祖之命也李氏兆洛養一齋集跋守貞記云狐突之言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父之以其女字人也度亦當教之以貞矣夫死而命之改適是教之以不貞也是故既室之命致

於納徵之時居室之命行於守志之日父母既已許其既室即可許其居室胡氏承珙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夫昏禮成於納徵其辭曰吾子有命既室某也既謂之為室矣何不可居室之有生時以屋為室死後以塚為室詩唐風葛生云百歲之後歸于其室毛傳云室猶居也鄭箋云室猶塚壙今按上文云百歲之後歸於其居鄭箋云居墳墓也蓋生則居於室死則居於塚也未有生可以居其室死不可以葬其塚者也其證七也夫婦之義等於君臣故晉謝奉論婦之拜時比於臣之策名委質通典卷五十九已拜時而後各有周喪迎婦遣女議載謝奉與郗愔牋云夫拜時之禮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便得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質與贄古字通用據左氏春秋之義書名於策委贄於庭者必死節於其君而不敢懷貳蓋其分已定

故其志不移也左氏僖二十三年傳云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服注云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爲臣示必死節於其君也惠氏棟補注云服讀質爲贄晉語云臣委質於翟之鼓韋昭曰質贄也士贄以雉委贄而退尙書稱二生一死贄故云委死之贄沈氏欽韓補注云士相見禮卑者奠贄再拜不親授若始見於君執贄至下士所謂委贄者委之於庭不敢送於君前也杜以質爲形體委爲屈膝於與制毫無所知鄙倍甚矣試思婚禮納聘幣必先問名不猶臣之書名於策乎儀禮士昏禮云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見舅姑必先奠贄不猶臣之委質於庭乎士昏禮云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於席降階受笄腶脩升進北面拜奠於席鄭注云舅尊不敢授也然則未婚守志之婦其名已達於夫家卽可以見舅姑而行婦禮胡氏承珙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旣相知名矣何不可事其父母之有

其贄已獻於堂上即可以謁祖廟而告婦來萬氏斯大禮記偶箋云三月廟見即士昏禮所謂婦入三月然後祭行祭於高曾祖廟此指舅姑在者言擇日而祭於禰即謂士昏禮所謂舅姑旣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也孔氏謂廟見祭禰只是一事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之廟婦可以不見乎其志不移如臣心之無二其分已定如臣節之莫渝其不改適他姓譬諸遺民之匿跡新朝沈氏欽韓幼學堂文稿金貞婦龍氏墓版云一言期於久要一諾誓以死生此古忠臣烈士之風義也焦氏循雕菰樓集李貞女詩云或云未嫁義可斷此語迂腐殊齟齬前朝未仕歸新朝往往慚恧假此語吾恐猶羞見此女其以死殉亡夫譬諸處士之致身故國焦氏循雕菰樓集自書貞女辨後云余昔以歸熙甫論貞女之非也而辨之熙甫又撰張氏女貞節記張氏女未婚守節者也熙甫又引夷齊未有祿位於朝而恥食周粟孔子謂之仁以為論仁者宜取法孔子熙甫固大悔於前之論矣是故臣之忠義者

必入葬於兆域之前既不因殤死而儀文稍殺日知錄云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域注戰敗無勇投諸塋外以罰之若殼無存死而齊侯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親推之三童汪踦死而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豈得以此一槩隋文帝仁壽元年詔曰投生殉節自古稱難隕身王事禮加二等自今以後戰亡之徒宜入墓域可謂達古人之意今按周禮賈疏云曲禮云死寇曰兵注云當饗祿其後即下文云凡有功者居前是也云居前則不問爲諸侯與卿大夫士但是有功則皆得居王墓之前以表顯之也此則曲禮云死寇曰兵兼餘功若司勳王功事功國功之等皆是也據此則臣之忠義者不獨當入兆域其位次且居前矣婦之貞烈者必合葬於邱封之內亦不因未婚而制度少更未有守貞殉烈之婦能表墓而不能祔葬者也其證八也王肅喪服要記云御覽九百六十所引桃湯者起於衛靈公有女嫁乳母送新婦就夫家道

聞夫死乳母欲將新婦返新婦曰女有三從今屬於人死當卒哀因駕素車白馬進到夫家治三桃湯以沐死者出東門北隅禮三終使死者不恨今按衛靈公之女見於左傳者惟孔文子之妻伯姬一人與此事迥異哀十五年傳云衛孔圉取大子蒯聵之姊生悝又云遂入適伯姬氏杜注云孔圉孔文子也蒯聵姊孔伯姬此外別無可考未審要記本於何書且以為魯哀公葬父之時與孔子問答要記上文云昔者魯哀公祖載其父孔子問曰甯設三桃湯乎答曰不也下文云吾父無所恨何用三桃湯爲而不知孔子反魯歲月與定公葬期相距甚遠定公以十五年二月薨九月葬是時孔子早已去魯至哀公十一年孔子反魯則相隔已十數年矣孫氏星衍以爲王肅依托其說誠然但王肅卒於

魏時而生於漢末先考青溪舊屋文集王肅生卒考云肅本傳但云甘露元年薨不言薨時年若干又不載生於何年魏志朱建平傳惟相司空王昶征北將軍程喜中領軍王肅有蹉跌云肅年六十二疾篤眾醫並以爲不愈肅夫人問以遺言肅云建平相我踰七十位至三公今皆未也將何慮乎而肅竟卒據此則肅卒年六十二有明徵矣從魏甘露二年逆數是至漢興平二年凡六十二年則肅生於興平二年也必漢時習俗以未婚守貞之女可爲亡夫治沐然後依托其文詞亦必漢時議論以奔喪視斂之事合於女子從人然後依托乎古昔足見貞女之奔喪視斂漢時久有行之者不自近日始矣夫奔喪之時業已視斂則送葬之時必當臨穴未有始則聽其奔喪繼則聽其送葬而終則不聽其合祔者也其證九也世說新語云卷六賢媛

門郗嘉賓死婦兄弟欲迎妹還終不肯歸曰生縱不得與郗郎同室死寧不同穴今按嘉賓係郗超之字據欲迎妹還之語則此婦必已至郗氏不在母家據不得與郗郎同室之語則雖適郗超尚未成禮孝標注引郗氏譜云超娶汝南周氏女名馬頭既謂之娶而又未同室者當是童養待年之婦也超卒於東晉太元二年十二月據通鑑卷一百四年四十二據晉書郗超傳其婦周氏當是繼妻蓋超以甯康三年夏秋之間丁母憂其時超之父愔猶在超當服齊衰期服晉書郗愔傳云轉會稽內史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三子超最知名郗超傳云母喪去職服闋除散騎常侍不起以爲臨安太守加宣威將軍不拜年四十二先愔卒通鑑云甯康三

年五月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爲非計莫不扼腕固諫郗超亦深止之沖皆不聽今按惜晚年在會稽則超以母喪去職亦必居於會稽桓沖求外出超尚進說以止之則其時必猶在建康是甯康三年五月以前超尚未去職其丁母憂至早亦必在是年六月以後儀禮喪服云父在爲母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申其私尊也今按唐高宗時武后始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前乎此者皆循古禮超爲晉人其時父在止爲母服齊衰期也至太元元年秋冬之閒禫服已除禮記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鄭注云此謂父在爲母也然必終三年心喪而後可行嘉禮儀禮喪服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今按父必三年然後娶則子必三年然後娶更不待言所謂達子之志者卽終于之心喪也日知錄云惟夫二十七月之內不昏嫁此所謂心喪固百世不可改矣至太元二年秋冬之閒超之心喪甫畢不過兩三月而卽身亡意者未丁母憂以前迎

婦待年因居喪而不及成禮歟抑或既除母服以後迎婦視疾因身歿而不及成禮歟二者雖難以臆斷而其爲童養未婚之婦固可以推測而知也然則童養守貞者生異室而死同穴有明徵矣朱氏彝尊書臧貞女事云詩言之矣穀則異室死則同穴以言未同牢而食者也今按朱氏引詩係屬斷章取義然與郗超婦所言正合可以證不同室而同穴之義蓋生既不肯歸於母家死亦必不肯葬於母黨未有既不歸葬於母黨又不祔葬於夫墓者也其證十也

列女貞順傳載衛夫人之事云列女傳原文夫人上有宣字顧氏廣圻列女傳考證云按宣夫人乃孼嬖傳所謂衛宣公姜此宣字誤考史記世家衛兄弟代立者作戴夫人爲近之但未敢專輒又王伯厚詩考及後序所引亦俱作宣也今按宣字有誤誠如顧氏之說然考左氏閔二年傳云十二月

立戴公以廬於曹齊侯使公子無虧歸公乘馬祭服五稱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正義云此年之末文公即位計戴公爲君不過十數日耳據此則戴公即位之時本有夫人在位十數日而薨不得有再娶於齊之事況鄘風蝃蝀序云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則文公閨門之內克脩禮義可知列女傳所言弟立請願同庖斷非文公之事史記敘列國世及之次序頗有牴牾意者衛君兄弟代立非由篡奪者不止於戴公文公而世家誤以兄弟爲父子亦未可知借無明文可據又按胡氏承珙鬫貞集序引列女傳作衛寡夫人今考周易說卦傳爲寡髮集解從虞本寡作宣經義述聞云隸書寡字或作㝏與宣字相似而誤疑胡氏改宣爲寡即係此意列女貞順傳有魯寡陶嬰梁寡高行陳寡孝婦則作衛寡夫人者亦屬可通然究無確證今姑闕疑以俟考者

夫人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毋曰可以還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弟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庖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愬於

齊兄弟齊兄弟皆欲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乃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君子美其貞壹故舉而列之於詩也焦氏循貞女辨引此傳而申之云此卽未婚夫死不嫁者也劉向爲魯詩學經之所傳漢儒之所重可知也胡氏承珙闡貞集序亦引此傳而申之云此蓋魯詩之說雖與毛異亦必有所受之夫其姜誠節婦而衞夫人猶然貞女也然而兩柏舟聖人並取之者亦可以見其無殊義矣今按劉子政世傳魯詩之學王氏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云蓋魯詩出於浮邱伯劉向爲楚王交之孫交亦受詩於浮邱伯劉向之學魯詩之流也而亦兼述韓詩經義述聞云列女傳貞順傳蔡人妻傷夫有惡疾而

作茉苢與文選辨命論注所引韓詩合賢明傳周南大夫妻云云與後漢書周磐傳注所引韓詩章句合貞順傳召南申女云云與韓詩外傳合然則向所述者乃韓詩也列女傳以邶風柏舟爲衛夫人作用韓詩之說王氏應麟詩考云韓詩柏舟衛宣姜自誓所作自注云李迂仲云魯詩與韓詩或異或同均未可定王氏應麟詩考後序云劉向列女傳衛宣夫人作邶柏舟楚元王受詩於浮邱伯向乃元王之孫所述蓋魯詩也丁儉卿先生詩考補遺云厚齋既若魯詩源流而荀卿劉向引詩不徧入魯詩者頁以而經師授受間有改移不敢爲意必之說蓋其愼也其爲經師相傳古義足證周時未婚守志之貞女已得列於聖經則固無可疑也禮記雜記云夫人不命於天子自魯昭公始也則魯昭公以前諸侯之夫人皆受命於天子可知衛夫人未婚而服三年之喪終其身守貞

不貳存既受夫人之爵命葬必用夫人之葬儀生既不與新君同庖歿必仍與舊君同穴列女傳頌云後君欲同女終不聽作詩譏刺卒守死君蓋夫人終與舊君合葬也後世未婚守志之女得請誥命勅命以封贈者實防於此未有膺命婦之秩而不祔命夫之墓者也其證十一也續漢書百官志云三老掌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焦氏循貞女辨引此謂今之旌表貞女自漢已然其考訂甚為詳審今更得一確據可以證明焦氏之說焉按漢末陸公紀為當代名儒其女鬱生以未婚守貞見獎蓋公紀雖為孫權所辟三國吳志陸績傳云字公紀孫權統事辟為奏曹掾而其卒時

孫權尚未建國稱吳故臨歿仍稱有漢志士續傳云豫自知亡日乃為辭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受命南征遘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傳但言年三十二卒未記何年其上文云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之奔九江在初平四年後漢書袁術傳云初平四年術退保雍邱又將其餘眾奔九江通鑑云初平四年袁術走九江楊州刺史陳瑀拒術不納術退保陰陵據此則術之在九江未踰年也上溯五年以前為中平五年公紀生之歲也下推二十六年以後為建安二十四年公紀卒之歲也續傳云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今按晉武帝太康元年滅吳而天下一統上溯建安二十四年凡六十一年數正相合傳但言出為鬱林太守亦未記何年續漢書郡國志鬱林郡屬交州以史鑑參互考之交州之屬孫氏始於建

安十五年三國吳志士燮傳云建安十五年孫權遣步隲爲交州刺史燮率兄弟奉承節度步隲傳云建安十五年出領鄱陽太守歲中徙交州刺史士燮兄弟相率供命南土之賓自此始也通鑑云建安十五年孫權以番陽太守臨淮步隲爲交州刺史由是嶺南始服屬於權公紀之出守鬱林當郎始於是歲績傳云以直道見憚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今按公紀以直道見憚故交州新附郎遣出守鬱林其加將軍給兵亦以嶺南爲新附之地故也其女以建安十七年生於鬱林故以鬱生爲名至吳黃武三年鬱生年甫十三歲績傳注云績於鬱林所生女名曰鬱生今按公紀之守鬱林始於建安十五年終於建安二十四年首尾十載必知鬱生以建安十七年生者由黃武三年上溯十二年前正建安十七年也嫁於張白未及廟見成婚而白因其兄溫被誣連坐兩弟遂遷死於遠郡績傳注云適張溫弟白姚信集有表稱之曰臣竊見故鬱林太守陸績女子鬱生年始十

三適同郡張白侍廟三月婦禮未及白遭羅家禍遷死
異郡今按張溫傳云二弟祗白亦有才名與溫俱廢通
鑑敘張溫廢斥之事在魏黃
初五年即吳黃武三年也
鬱生立志守貞與白之姊
姊同處備嘗困阨苦節以終其身
姚信表云鬱生抗聲
昭節義形於色冠蓋
交橫誓而弗許奉白姊妹嶮巇之中蹈履水火志懷霜
雪義心固於金石體信貫於神明今按張溫傳注引文
士傳云溫姊妹三人皆有節行為溫事已嫁者皆見錄
奪其中妹先適顧承官以許嫁丁氏成婚有日遂飲藥
而死吳朝嘉歎鄉人圖畫為之
贊頌云與此表所言可以互證
其族姊之子姚太常
三
國
吳志陸遜傳云遜隨從祖廬江太守康在官遜年長於康
子績數歲是遜乃公紀之族子鬱生之族兄也傳又云
遜上疏陳太子正統既不聽許而遜外生顧譚顧承姚
信並以親附太子枉見流徙是信之母亦係陸氏乃公
紀之姪女鬱生之族姊也孫和傳云寶鼎二年十
二月遣守丞相孟仁太常姚信等東迎神於明陵
上表
於吳主援貞女表閭之例請褒為義姑
姚信表云淑婦
貞女表迹家閭

蓋所以闡崇化業廣殖清風乞蒙聖朝斟酌前訓褒鬱生以義姑之號以厲兩髦之節其身後雖無合葬明文然表稱其送終以禮邦士慕則蓋張白卒於遠方家人迎喪以歸鬱生葬送如禮故為邦人所稱也其存時既受義姑之旌則歿後必祔張氏之冢此亦事理之所宜然者矣況公紀與虞仲翔龐士元為友所學能通貫羣經績傳云博學多識無不該覽虞翻舊齒名盛龐統荊州名士年亦差長皆與績友善又意在儒雅作渾天圖注易釋元皆傳於世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其先世以孝悌德行相承績傳云父康漢末為廬江太守注引謝承後漢書云康少惇孝悌後漢書陸康傳云祖父續在漢獨行傳父褒有志操康以義烈稱少子績幼年曾謁袁術懷橘墮地者也故鬱生雖少孤失怙而深知節義公紀卒於建安二十四年鬱生年甫八歲姚信表云少履貞特之行幼立匪石

之節不可謂非經訓禮教所陶淑也姚太常師事范子安學有淵源尤深於易理晉書儒林傳云范平字子安研覽墳素遍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從受業隋書經籍志經部易類有姚信注十卷子部名家類有姚信士緯新書十卷集部別集類有姚信集二卷錄一卷孫氏堂輯姚信周易注序云今其全書雖逸然觀其解明夷右槃之義述伏羲得河圖之說及引詩之盱日釋盱豫信乎其能穿貫羣書其闡揚從母之貞烈亦所以維持公義而非僅以稱頌私親宜其文之卓然可傳也夫鬱生守貞當蜀漢初年吳黃武三年即蜀漢建興二年去東漢未遠足證續漢志表門之貞女必指未婚守志無疑然則後世貞女請旌法制實沿襲乎漢代六韜卷一云旌別淑慝表其門閭王氏鳴盛尚書後案以爲僞古文畢命旌別淑慝表厥宅里二語即本於此今按六韜上文云帝堯王天下之時則旌表之典唐

虞時已行之矣列女賢明傳云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即旌表婦女之制特貞女之旌表至漢代始可考耳其門閭既能旌表則邱隴亦得崇封未有蔑顯於門閭而禁合祔於邱隴者也其證十二也合十二證以觀則未婚守志死而合葬者實古禮之所有聖賢之所許非若嫁殤之宜禁其疑可以決矣李氏兆洛跋守貞記云予嘗讀柏舟之詩以爲此必女未嫁而夫死以從者不曰君子不曰良人不曰予美而曰我儀我特者不敢指言世俗之詞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假使已嫁而父母奪之詎不能援禮自固據經力爭乎而惟宛轉求諒也今按鄘風柏舟爲世子共伯之婦共姜守節而作自來皆無異說與邶風柏舟舊說指爲貞女者不同且我儀我特係夫婦匹偶之詞較諸君子良人予美尤爲親切李氏指爲貞女特揣測之詞今不援以爲證乃世之議未婚守志者多謂誓不再適者其節太高不免偏執而

過乎中歿後合葬者其意近厚不免矯枉而失其正不知節有太高而過乎中者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夫家迎女迫以訟獄而不從是其事也列女貞順傳云召南申女者既許嫁於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雖速我訟亦不汝從今按周禮大司徒云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十日多昏注云荒凶年也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衛風有狐序云古者凶荒則殺禮而多昏召南野有死麕傳云凶荒則殺禮猶有以將之是物不具禮不備者本可以隨時變通申女所執者太高而過乎中矣若未婚守志誓不再適者節高而非偏執不得謂之過乎中矣意有近厚而失其正者聘妻之男無恙許嫁之女早亡夫家迎柩葬於先塋而待祔是其事也胡氏培翬研六室文鈔周禮嫁殤說

云或問曰世有許字未嫁而死
而夫家迎柩而葬之者非歟若未婚守志死後合葬
者意厚而非矯枉不得謂之失其正矣太高而過中者
君子未嘗不嘉而傳之列女貞順傳云君子以爲得婦
以絶無禮之求
防淫慾之行焉況不過於中者乎近厚而失正者君子
未嘗不矜而容之胡氏培翬周禮嫁殤說云禮女子許
嫁纓示有所繫屬既嫁而後夫親脫
其纓則女許字即屬于夫其生時已有夫婦之道矣未
可以嫁殤比女許字未嫁而夫家迎而葬之是與未婚
守志同爲風俗之厚
雖過禮從之可也況不失其正者乎古人議昏大都
不欲過早故行聘與迎娶相隔不得過遙焦氏循貞女
辨云古之貞
女少今之貞女多何也古男女議昏嘅聘與娶一時事
故加衞宣夫人者偶也今人齠齔議昏或遲五年或遲
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聘與娶懸隔
甚遠其中死亡疾病自不能免而聘幣既行即無可

稼易或偶有不幸遭父母舅姑之喪止可如歸妹之愆期不得更思改聘萬氏斯大禮記偶箋解曾子問婚禮既納弊有吉日一節云其葬而致命謂雖已葬而喪未除需除喪卜吉之意原非使之別嫁他人也其弗敢嫁弗敢從前吉遣嫁以俟其除喪原非欲嫁他人而不敢也考士昏禮宗子父母沒則已命人迎而不親往故有不親迎者則不親迎也而后嫁郎嫁此壻也內則篇云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所謂有故郎有父母之喪也二十三年而嫁郎嫁十五許嫁之夫也豈適他人乎要之免喪之後舍已定之婚配而別求他偶郎六禮豈能遂行歲月更須有待所謂嘉禮之時恐因之而更失矣且前此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其父主之告於禰廟而行之亦既憒重其事矣一且無故而絕之此豈近於人情乎盧氏文弨白虎通校語云壻既已娶者哀未忘不郎圖娶也而後嫁之郎嫁於壻之既已納幣者今拔萬盧二說小娶然皆謂遭喪之家但愆期而不改聘可謂祭明經義者矣

或更有不幸膺未婚斬衰之服果欲從恆德之貞

一亦當自誓靡宅易恆卦六五爻詞云恆其德貞婦人吉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今按王制云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內則云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大戴禮本命篇云男子謂之丈夫女子謂之婦人經義述聞據此以釋屯卦之女子貞不字謂婦人亦稱女子然則婦人女子對文則異散文則通婦人從一而終猶言女子從一而終未婚與已婚皆在其內無論貞婦貞女均以從一為主繫辭傳云貞夫一者也即守貞從一之義也但人情不齊可善導而不可強抑故先王制禮非不望既嫁者悉守節未婚者悉守貞而其勢有所不能是以既嫁夫亡者三年喪終除服聽其再適人此先王不得已而立此法也汪氏中述學與劉瀾書云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而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於是有同居不同居繼父之服豈非人道之窮雖聖人亦不能事為之制歟未婚夫亡者三月葬後除服聽其再受聘亦先王

不得已而定此制也勞氏史餘山遺書論未昏守節云夫曾子問中所云特勢有所不可强且酌於理而無甚害姑求其當可而爲此不得已之論此正聖賢處世參贊裁成之至意也而可不由爲禮會乎再適人者不許其封贈而再受聘者許其封贈此論人貴覽不肯深求耳非謂再受聘者爲古禮所有而不再受聘者反爲古禮所無也焦氏循自書貞女辨後云惜乎熙甫尚牽於前說不肯自任其咎一則曰賢智者之過聖人所不禁一則曰雖不要於禮亦君子所樂道嗚呼此而過此而非禮將夫死卽嫁者轉得爲禮也哉再適人者爲後適之夫守節不許其請旌而再受聘者爲後聘之夫守節許其請旌此成人之美無須責備耳非謂再受聘者爲聖賢所許而不再受聘者反爲聖賢所非也胡氏承珙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先王之制禮也不强人以甚

難亦不禁人以獨遂其所言者皆人之所能行其所不言而苟有艱苦刻厲以自遂其志者雖聖人復起猶將許之必以先王所未言者卽爲非禮此所謂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豈非與於不仁之甚者哉然則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此節婦所守之志固恆情所難能也禮記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鄭注云齊謂共牢而食同尊卑也齊或爲醮經義述聞云列女傳賢明傳宋鮑女宗曰婦人一醮不改夫死不嫁貞順傳蔡人之妻曰壹與之醮終身不改息君夫人曰終不以身更貳醮義皆本此是古本正作醮一受其聘終身不二此貞女所守之志尤薄俗所罕見也明史稿項貞女傳云昔賢以一劍許人猶不忍負況身乎林貞女傳云予名氏歲月飾而櫝之以歸陳忍自昧哉蓋不事二夫誠爲烈女而不聘二夫尤爲女之至烈者矣若因再受聘者爲禮所不禁遂謂不再受聘者爲禮所禁則再醮者亦禮所不禁

又可謂不再醮者爲禮所禁歟胡氏承珙駁室女不宜守志議云室女有受聘而夫死守其志不改適者今之議者乃以接夫爲重謂衽席未連而居夫之室事夫之父母爲無恥將必改適而接他人之衽席然後爲有恥乎試思既嫁夫亡不待三年喪終而再適人者既干不義之條唐律居夫喪而嫁者謂之不義在十惡之列今律同則未婚夫亡不待三月葬後而再受聘者亦在不義之列特斬衰弔服之禮後世不能通行故未葬受聘之刑近代未曾議及然出乎禮即入乎刑後漢書陳寵傳云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服制與刑律相爲表裏禮記服問云罪多而刑五喪多而服五上附下附列也鄭注云列等比也古禮有既葬除服之儀安見無未葬釋服之禁乎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

妻當棄市按漢律夫喪未葬而嫁爲不道夏姬將適巫臣故詭求襄老之尸今按未婚夫死不待其葬而遽釋服受聘雖視已嫁者情節較輕難比傅於不道之律然其身蹈不義亦禮教之罪人在古律自當有禁也奈何議禮者不援據古禮以禁不義獨附會古禮以禁守貞即有調停其間者亦止謂未婚守貞者足以激厲頑懦在古時宜禁而在今日宜旌借如其言則是後代教化簡略風俗澆漓而守貞者尚爲俗吏所欽重上世教化修明風俗湻厚而守貞者顧爲聖王所棄賢哲所譏也何怪是今非古者動輒謂古禮難用於今時哉又何怪不學無術者動輒謂經學無補於治術哉此義不明吾恐繼今以往且有移周禮嫁殤之禁施諸未

婚守志之女者而旌表貞女之事甚至欲沮格不行勞氏
史餘山遺書云建州張仲嘉謂未婚遭故而女守節者
一切不必旌獎果如其議則是前人本恕以待世今人
反因之刻以繩人不能善會聖人處世之
苦心微意而反掩人之大節甚可惜也彼流俗之朝
死夕忘者轉得藉斯言爲口實於世道之污隆升降大
有所係也是不可以不辨